

青瓷貼花尊　北朝至隋　河南省鶴壁市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青瓷貼花尊殘件　北朝至隋　河南省安陽市採集　奧缶齋藏

臺灣大學典藏朝韓圖書資料庫



青瓷貼花龍柄壺　北朝至隋　河北省滄州市第一磚廠出土　河北省滄州市博物館藏



青瓷貼花龍柄壺　局部　顆粒紋和上方的寶珠紋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2509_(59).0001

北朝隋代顆粒紋的源流與意涵——以瓷器上的相關紋樣為線索

邱寧斌*

【摘要】本文關注一類中國北朝隋代的顆粒紋裝飾瓷器，結合佛教與墓葬的相關材料，討論顆粒紋的源流與意涵，進而分析紋樣與器物之間的關係，探討這類瓷器的功能。議題包括：一、介紹三件顆粒紋裝飾的瓷器，分析其年代與產地；二、討論佛教藝術中的顆粒紋，梳理紋樣的源流；三、探索顆粒紋在佛教藝術中的意涵與功能；四、墓葬美術中的顆粒紋，及其內涵的變化；五、顆粒紋與瓷器的關係、顆粒紋瓷器的功能。論證顆粒紋為源自印度的一種聖樹果實，其經過絲綢之路傳播，又在佛教、墓葬藝術中轉化，最終成為瓷器上的一種特殊裝飾。其含義和功能與升天思想有一定關聯，同時也具有保衛、守護的意涵，是南北朝隋代多元文化交流的有趣例證。

關鍵詞：顆粒紋、聖樹果實、保衛守護、升天思想、寶瓶紋

東漢時期（二世紀晚期）在中國南方開始燒製成熟的青瓷，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三至六世紀），瓷器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其裝飾越來越複雜。特別是南朝時期，燒製了以蓮花尊為代表的裝飾複雜的青瓷，這些器物上裝飾有飛天、畏獸、獸面等紋樣，以南京靈山大墓和景縣封氏墓群（六世紀中後期）出土品為代表。這些在器表貼塑各類特殊裝飾紋樣的大型瓷器，代表著這一時期瓷器製作的最高水平。瓷器上出現的特殊紋樣，一方面反映出紋樣在時代的流行性，另一方面也與瓷器的功能密切相關。

大約在北朝晚期至隋代（六世紀後半至七世紀初），在南方製瓷業的影響下，中原地區開始生產瓷器，以河南相州窯、鞏義窯，河北邢窯，以及鄴

＊日本筑波大學世界遺產學　博士研究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城地區附近的窯場為代表。① 這其中就有一類裝飾複雜的貼花瓷器，貼塑的紋樣中出現了一種由十餘個小圓珠組成的「顆粒紋」，這個紋樣的含義如何？又為何出現在瓷器上？

本文旨在研究這類帶有顆粒紋的具有特殊裝飾的貼花類瓷器，討論顆粒紋的源流與意涵、其與器物之間的關係，以及對器物功能所產生的影響。

一、三件顆粒紋裝飾的瓷器

器物一是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青瓷貼花尊（圖1），1981年出土於河南鶴壁，高36.4公分，口徑14.8公分，足徑10.5公分（後文簡稱「鶴壁例」）。② 器物敞口，長頸略內收，鼓腹，整體造型為一尊或瓶，與南朝的蓮花尊相比，缺少一外撇的高足。青瓷尊自上到下可以分為四條裝飾帶，肩部有八個兩兩為一組的雙泥條繫。頸部為兩條裝飾帶，上層為四個獸面，下層是四個團花，團花之間以植物紋分隔。腹部刻有兩層蓮花，每層蓮花花瓣上貼塑紋樣，上層為團花，下層即為本文所討論之「顆粒紋」。

器物二是收藏於河北省滄州市博物館的青瓷貼花龍柄壺（圖2），1980年滄州市第一磚廠出土，高39.5公分，口徑9.5公分，足徑10.2公分（後文簡稱「滄州例」）。③ 器物主體為盤口瓶，一龍爬附在瓶身，此類造型與南北朝時期的龍柄雞首壺或許有一定關係。瓶身裝飾極為繁縟，自上到下有十餘條裝飾帶，其中器物腹部主體可分為三條，分別是聯珠獸面、顆粒紋、團花。

① 劉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編年〉，收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5），頁224-253。李鑫，〈北朝至隋代冀南豫北地區陶瓷手工業的發展進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4年6期，頁57-63。

②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27。

③ 王敏之，〈滄州出土、徵集的幾件陶瓷器〉，《文物》，1987年8期，頁85-86。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器物三為河南省安陽市採集的青瓷貼花尊殘件（後文簡稱「安陽例」，圖3）。④ 器物僅存腹部，為卵形，口頸部與足部殘損。頸部殘存處可見貼有聯珠紋。器物肩部為上下兩層覆蓮紋，上層蓮瓣較小，下層蓮瓣大且長，再下一層貼塑有一圈顆粒紋和獸面紋，兩個紋樣交替分佈。獸面紋的形象應為獅子，頭部上方有三角形火焰，口吐（銜）忍冬紋。這件器物雖然殘損，但可見頸部、底部原應有延伸，結合肩部具有特點的覆蓮紋裝飾，可知此件器物應為蓮花尊。相關完整的器型可參見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收藏的一件北朝隋代時期北方生產的青瓷蓮花尊，兩者紋樣雖然不同，但裝飾手法、釉色特徵方面有密切聯繫，均為北方地區窯場模仿南方青瓷蓮花尊而生產的作品，或可作為安陽例復原後器型參考（圖4）。⑤

三件器物裝飾的一個共同點就是本文所關注的「顆粒紋」。這三件器物目前尚無專門的研究，其上之「顆粒紋」在相關介紹性文字及圖錄中被稱為「蓮實」、「葡萄」、「菩提樹葉」等，一般都會將這類裝飾複雜貼花紋樣的瓷器與屆時佛教流行相關聯，但並無詳細的說明。⑥ 而與此類瓷器上的「顆粒紋」造型、結構相似的紋樣，也出現在北朝隋代佛教說法類圖像的聖樹樹葉之上，林良一先生最早關注聖樹上出現的一系列紋樣，並將其看作聖樹的果實。⑦ 爾後趙聲良先生延續林氏的觀點，以敦煌壁畫中說法圖中的聖

④ 此件標本為安陽奧缶齋鄧泓先生收藏，承蒙鄧先生關照，惠賜圖片資料。筆者2024年5月曾去實地調查此作品，認為此器為北朝至隋代北方窯場製品。

⑤ 長谷部樂爾編，《中国美術》，第五卷，陶磁，（東京：講談社，1973），圖版10。

⑥ 鶴壁例中的「顆粒紋」，劉毅稱為「蓮實」（參見劉毅，〈青瓷蓮華尊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4輯〔1997〕，頁51），郭燦江稱為「菩提樹葉」（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頁27）。滄州例中的「顆粒紋」，滄州文博機構的王敏之、王玉芳、劉金霞等均稱為「葡萄」（參見王敏之，〈滄州出土、徵集的幾件陶瓷器〉，頁85；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頁16之王玉芳撰寫的器物說明；劉金霞，〈滄州市博物館館藏瓷器選介〉，《文物春秋》，2010年1期，頁73）。安陽例為首次公開，暫無相關研究。

⑦ 林良一，〈仏教美術の装飾文様2：聖樹1〉，《佛教藝術》，93号（1973），頁114-135。林良一，〈仏教美術の装飾文様3：聖樹2〉，《佛教藝術》，96号（1974），頁101-122。兩篇論文後收入氏著，《東洋美術の装飾文様 植物文篇》（京都：同朋舍，1992），頁21-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樹圖像為中心，拓展了相關的材料。⑧ 兩位先生的研究給了筆者極大的啟發，後來關於聖樹圖像的相關研究還有多種，但基本都在前者的研究框架之下，本文之後會詳細介紹林良一、趙聲良兩位先生的相關研究。

（一）瓷器上的顆粒紋

關於這類所謂「顆粒紋」，以往有學者有稱之為「葡萄」、「菩提樹葉」等，根據顆粒的形態，視之為「葡萄」的觀點目前更為流行。不過在北朝時期，葡萄的形象大多以「纏枝葡萄」（日本稱為「葡萄唐草紋」）的形式出現，雲岡石窟第13窟、龍門石窟古陽洞等佛像背屏或邊飾上都可見到。⑨ 瓷器上的這類紋樣是否確為葡萄？仍需進一步的討論，故本文依據紋樣的形態，稱之為「顆粒紋」。

瓷器上的顆粒紋，其實可以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半部分為一顆較大的圓珠，下半部分為一組十餘顆小圓珠，並配有一些其他的裝飾（圖5）。

在滄州博物館藏青釉貼花龍柄壺的顆粒紋上半部分中，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到，在較大圓珠的上部環繞著火焰紋，而河南博物院藏青釉貼花尊中的顆粒紋，由於釉面侵蝕較為嚴重，無法看清大圓珠周圍的細節，但整體構圖與滄州出土品一致。安陽採集例略有不同，但整體結構相同，也應表現相同的意涵，最上方的也有一個稍大的珠子，但未直接表現火焰。這種「火焰+圓珠」的表現，應是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摩尼寶珠。根據八木春生先生的研究，這種圓形的摩尼寶珠，是在中國經過漢民族化之後而產生的，北魏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古陽洞中就已經開始出現。⑩ 而此類圖像最集中、最具特色

⑧ 趙聲良，〈敦煌壁畫說法圖中的聖樹〉，《藝術史研究》，第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頁223-254。後收入氏著，《敦煌壁画風景の研究》（東京：比較文化研究所，2005），及中文版《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5）。另，2023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增訂彩圖版，本文主要依據此版。

⑨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225-254。

⑩ 八木春生，〈中国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摩尼（宝珠）の表現の諸相〉，《佛教藝術》，189号（1990），頁106-125；中譯文見氏著，姚瑤等譯，《紋樣與圖像：中國南北朝時期的石窟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則是出現在北齊時期的響堂山石窟中。在北響堂山第7窟的每個塔形龕上方（塔剎部分），都會浮雕一組六個被火焰環繞的摩尼寶珠，其中上方的三個寶珠在由弦紋寶瓶中生長出的蓮花座上（圖6）。⑪ 瓷器顆粒紋中的摩尼寶珠樣式與響堂山石窟中的一致，應是受到了這一時期佛教藝術的影響。

顆粒紋下半部分結構相對複雜，是這個紋樣的主體部分。居中的是一組圓珠，分為五行排列，自上到下每行的數量是「2-3-4-4-3」，共計16顆。值得注意的是，三件瓷器中的顆粒紋的排列方式、每行圓珠的數量完全一致，紋樣其他部分也很相似，可見三者關係密切，它們的產地可能相同。顆粒紋的下方是側面的由五瓣覆蓮組成的蓮花座，蓮花座的兩側對稱分佈有半忍冬紋。半忍冬紋中兩條較長枝葉的頂部向內捲曲，呈逗號形，這種表現方式與阿富汗阿伊哈努姆（Ai-Khanoum, Afghanistan）出土的受到希臘化影響的棕櫚葉形瓦簷飾相似（圖7），這種帶有棕櫚葉樣式的忍冬紋在中國南北朝時期的佛教藝術中較為流行。⑫ 側面的蓮花座與忍冬紋等植物紋樣的組合，在北魏晚期的鞏義石窟第1、3、4窟（520年代）的窟頂中大量出現，位於蓮花座之上的既有各樣式的寶珠，也有化生童子（圖8）。⑬ 雖然鞏義石窟窟頂上並未出現顆粒紋，但這種相近圖像組合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顆粒紋的內涵。而與顆粒紋構圖更為接近的圖案樣式則出現在東魏北齊時期的鄴城地區，如2012年在北吳莊出土的東魏武定二年（544）的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菩薩背光上方即雕刻一摩尼寶珠，其蓮花座與忍冬紋的組合方式與瓷器上的顆粒紋完全一致（圖9）。

在分析瓷器上貼塑的顆粒紋的結構之後，可知在該紋樣大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上部為一火焰寶珠，應為摩尼寶珠的表現；下部為一組十餘顆小圓珠和蓮花座等植物紋組合的特殊圖案。顆粒紋與摩尼寶珠上下緊密排列，兩

⑪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第四十四圖；彩圖另見陳明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16-117。

⑫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147-224。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編，談晟廣主編，《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增訂典藏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頁34-35。

⑬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者組合出現、關係密切，後者的含義比較明確，那麼顆粒紋要表現的是什麼呢？這個主體由十餘顆小圓珠組成的圖案，確實在外觀上與一串葡萄很相似，但正如前述在中古時期葡萄紋的表現多為與藤蔓纏繞一起，且大多是作為邊飾，與顆粒紋上的表現有較大差異，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後文還將進一步討論。瓷器上的顆粒紋以蓮花為座，並以忍冬類的植物紋環繞，這種表現和組合的方式較為特殊，其內涵和來源值得關注。本文第二、三、四章將詳細討論顆粒紋圖案的源流與內涵，並探討其與摩尼寶珠的關係。

（二）顆粒紋瓷器的年代與產地

鶴壁例和滄州例雖均為出土品，但可惜原始的考古信息沒有保留，館方把器物年代都定為北朝。安陽採集例整體風格與南北朝時期流行的蓮花尊相近，但也有區別，如肩部的覆蓮紋較大且長，類似獅面的獸面紋在南北朝時期也較為少見。

產地方面，三件器物的釉色各異，這與埋藏環境以及燒製氛圍有關，其中鶴壁例釉面斑駁，釉色暗淡，應與土壤侵蝕等因素有關。滄州例與安陽例，均屬青釉，但釉色有別，滄州例釉色清透，整體色調較淺，安陽例則釉色較深，兩者與南方地區南朝隋代岳州窯、洪州窯產品在釉色、裝飾上有比較大的區別，可大體判斷為北方地區所生產的青瓷，在安陽相州窯、鞏縣白河窯、徐州戶部山窯等窯場生產的北朝至隋代的產品中均可見到釉色相近的例子。

前文已述三件器物的顆粒紋造型佈局十分相似。滄州例腹部下方貼塑的團花紋與鶴壁例頸部、腹部的團花的細節相近（圖10）。另外滄州例上的聯珠獸面紋與安陽例上的獸面紋，除去附加的忍冬紋、火焰紋、聯珠紋，兩個獸面也類似（圖11）。三件瓷器上顆粒紋、團花紋、獸面紋三個紋樣，形狀和細節都很相似，紋樣的尺寸也接近，應該是使用了類似的模具，由此筆者認為這三件瓷器可能為相同或相近的窯場生產，三者的時代也接近。

1959年初，中國歷史博物館（現中國國家博物館）調撥一批十餘種陶瓷標本，委託中科院硅酸鹽化學工學研究所（現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進行科學測試，其中有一片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青瓷碎片（圖12），據描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55年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195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調撥來，釉呈灰色略帶黃綠，極薄，有細紋片，胎粗糙呈灰色，有黑點和氣孔」。⑭ 這片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獸面紋標本，與同墓群出土的四件大型蓮花尊上的獸面不同，而與鶴壁出土的貼花尊頸部上的獸面完全一致（圖13）。經過科技分析，景縣封氏墓群出土的這片標本胎中氧化鋁和二氧化鈦的含量較高，可判定為北方地區所生產，這也是部分學者把封氏墓群出土的蓮花尊歸為北方青瓷的原因之一，但實際上科技測試的這片獸面紋標本與同墓群出土的蓮花尊應是兩類器物，後者現在學界主流觀點為南朝岳州窯的製品。⑮ 筆者2012年在安陽坊間見到一批據稱是出自相州窯的瓷器標本，其中就有與鶴壁例、景縣封氏墓群出土標本相同的獸面紋瓷片，可作為一線索。

在安陽採集品蓮花尊殘件上，肩部的覆蓮蓮瓣、腹部的獸面紋等有脫落（圖14a）。特別是腹部的一處獸面紋，獸面已經掉落，獸面上方的三角形火焰紋向右旋轉移位了90度（圖14b）。一方面說明了這類複雜的貼塑紋樣是分模塊模印，然後組合在一起貼於瓷器表面。另一方面也表明這件蓮花尊的標本可能為窯址的殘次品，據傳這件標本採集於安陽洹河的河道，這一帶曾是隋代相州窯的所在地，可作為產地的一個參考。⑯

1959年在安陽發現隋開皇十四年（594）張盛墓，墓葬中出土了一批隋代白瓷製品。⑰ 這批白瓷為典型的隋代相州窯製品，窯址中出土過同類的產品。其中有一對白瓷貼花壺，高約39公分，在一眾小型瓷製明器中顯得較為高大，壺上貼塑有10個獸面，獸面口銜一聯珠紋圓環（圖15）。仔細觀察張盛墓白瓷壺上的獸面，獸首額頭上有三道刻紋，鼻子、鬍鬚、下顎、眼角，

⑭ 周仁、李家治，〈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收入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87-306，圖版肆拾肆：1。

⑮ 劉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編年〉，頁240-241。

⑯ 趙文軍，〈安陽相州窯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97-110。

⑰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頁541-548，圖版玖至拾三。張盛墓的出土品基本收藏於河南博物院，近期豫博出版了更為全面、圖版更清晰的報告，見張得水主編，《安陽隋張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頁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都與安陽採集品上的獸面完全一致，也應是使用了類似的模具（圖16）。由此可知兩組作品的時代和產地或許相同，有可能是隋代安陽相州窯一帶的製品。

綜上，本文所關注的這組帶有顆粒紋裝飾的瓷器，其貼塑的紋樣相近，時代與產地有可能相近。根據窯址材料以及安陽地區隋墓出土的相關瓷器，可把這三件器物的產地暫定為河南北部相州窯一帶的產品。年代方面，對比目前所知安陽隋代張盛墓的紀年材料，可知這組顆粒紋瓷器的年代下限可以到隋，另外貼花類的陶瓷器，流行於北朝晚期，相對寬泛可將顆粒紋裝飾的瓷器的年代定為北朝晚期至隋。後文會討論瓷器上的這類顆粒紋流行的時期，目前所見造型結構相近的顆粒紋集中出現在隋代，筆者更傾向於這組顆粒紋瓷器的年代為隋。

二、從印度到中原：顆粒紋的源流

（一）蓮花與樹葉：顆粒紋的承托物

上述已經提到瓷器上的顆粒紋的構圖形式，與同時期的佛教石窟造像藝術有很大的相似性，同樣的若要探尋顆粒紋的源流和內涵，佛教藝術中的相關紋樣是關鍵。

目前所見與瓷器顆粒紋形式較為接近的例子來自河南博物院收藏的隋開皇二年（582）銘荀國醜造像（圖17），該像石灰岩質，通高190公分，寬100公分，原為新鄉博物館早年徵集，為河南北部風格。⑱該造像有題記：

> 大隋開皇二年歲次壬寅二月八日，合邑諸人等敬造釋迦石像一軀，上為四恩三有，共成佛道。都像主荀國醜……七佛主解達……阿彌陀像主家妙姿……彌勒主野暉尼……

由題記可知此造像主尊為釋迦佛，同時還有七佛、彌勒菩薩等。

⑱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382-3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像主體為一佛二菩薩，菩薩與佛之間各有一樹幹，向上生長出27組樹葉。樹葉造型近似蓮花座，但葉片較長與蓮花瓣有異，每組樹葉上有一物，有交腳彌勒菩薩一，坐佛七，火焰寶珠十一，圓珠四，顆粒紋四，共計7種27個。其中樹葉上的一組顆粒與瓷器上的相似，只是前者在樹葉座上，後者在蓮花座上。而在荀國醜造像最下方的底座上，刻有一行近似雲形的半忍冬唐草紋，在紋樣帶的中間，是一處顆粒紋樣：一組小圓珠位於蓮花座之上，兩側還生長出逗號形的枝條，這與瓷器上的顆粒紋樣式一致（圖18）。

在荀國醜造像中，顆粒紋出現了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樹葉上，另一種是在蓮花上，這兩種形式是否有關聯？趙聲良先生在論證中國中古時期說法圖中的聖樹時，指出說法類圖像佛像的背後經常出現來自印度的「芒果系」聖樹，「沒有見到過芒果樹的中原畫家們，由於沒有理解聖樹的來源，雖然是按照西域傳來的圖樣進行描繪，但卻畫成了蓮花的形式」。⑲ 荀國醜造像背屏中的聖樹，實際應是來自印度的「芒果系」聖樹（關於這類聖樹後文會詳細討論），若不是樹葉的葉片更為細長，很容易被誤認為蓮花座。相對於用樹葉承托的形式，以蓮花「承托」各類寶珠、化佛的表現方式，則是更普遍的出現在中國的佛教藝術中。

與荀國醜造像類似的是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一鋪隋開皇十三年（592）范氏造金銅佛像（圖19），該像十九世紀末出土於河北趙縣，曾為端方舊藏，1922年、1947年分批入藏波士頓美術館。⑳ 該像通高76.5公分，居中主尊為阿彌陀佛，身旁是二弟子及二菩薩，另有一童子舉爐和一對力士像、一對蹲獅。主尊背後有兩棵樹，生長有27組樹葉，每組樹葉有5個葉片組成。樹葉上有坐佛七、顆粒紋七、火焰寶珠八，聯珠人面三，另有最外側的兩組樹葉被懸掛的飛天所遮擋無法辨認。造像底座刻有銘文：

唯大隋開皇十三季四月八日，母人等上為皇帝敬造阿彌陀像一區……

⑲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3），頁56-60。

⑳ 有關這鋪金銅佛詳細的介紹和流轉，可見張建宇，〈從趙州到波士頓：端方舊藏隋范氏造像的分合因緣〉，《美術研究》，2020年4期，頁24-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銘文可知這鋪金銅佛的主尊為佛彌陀佛，左右脅侍為觀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整鋪造像營造了一個微縮的淨土世界。

范氏造像聖樹中樹葉上的情形與荀國醜造像基本一致，基本都是「七佛+火焰寶珠+顆粒紋」的組合，樹葉上的七佛應是聖樹圖像的核心。黃夏先生專門討論過這類樹葉上坐佛的圖像，並把這類圖像命名為「樹葉化生」，認為其起源於北齊鄴城地區，在阿彌陀造像、釋迦像、彌勒像中都有出現，反映出當時信眾對此圖像的接受和認可。㉑ 筆者贊同這個觀點，兩件造像可以反映出這一時期「樹葉」也可以作為化佛、寶珠、顆粒紋等的承托物。

隋代之後，除了四川綿陽聖水寺唐永徽元年（650）銘佛道合龕造像外（圖20），筆者還發現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初唐時期的造像碑中有相關的圖像（圖21）。㉒ 這件造像碑其中一面的下部為兩個小龕，均刻有一佛二菩薩二弟子。左龕龕楣二角刻有兩個飛天，其餘部分主體表現是兩棵樹的樹冠，大致可以分為15組樹葉，樹葉上除了7個坐佛外，還有兩個火焰寶珠，以及6個類似石榴果的圖案。右龕龕楣的構圖與左龕基本一致，只是雙樹變為了蓮花的莖，「樹葉化佛」變為了「蓮花化佛」，其中還穿插了4個在蓮花座上的火焰寶珠。這裡想要說明的是，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這件造像碑中，「樹葉」與「蓮花」對稱分佈、成組出現，體現出兩個圖像之間的關聯，兩者的內涵可能是相近的。㉓

在北朝至初唐時期，聖樹的樹葉與蓮花在表現形式、內涵等方面都有相近之處，這為後文探討顆粒紋在聖樹上出現的源流，提供了鋪墊。

（二）顆粒紋的源頭

佛陀的誕生地印度地處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溫暖濕潤，植物資源

㉑ 黃夏，〈佛教造像中的「樹葉化生」圖像研究——以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阿彌陀造像為中心〉，《藝術百家》，2022年2期，頁161-170。黃夏，〈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2019），頁23-26。

㉒ Alan Priest,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44), p. 35, cat. no. 33, pls. LXV–LXXIV.

㉓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豐富。在早期的印度佛教相關的圖像中，經常會出現各類豐富的植物（圖22），這些植物也會被收入到佛教經典之中。㉔ 比如在佛傳故事中，佛陀在無憂樹下誕生，在菩提樹下降魔成道，在婆羅雙樹下涅槃等。在現實中的樹，一旦進入到佛教的經典中，往往會被賦予神性，成為聖樹。聖樹的圖像沿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由於氣候的差異，這些來自印度的聖樹的真實面貌，中國的工匠絕大多數沒有機會見到，因此在造像和壁畫中的相關描繪會有差異。前述在聖樹樹葉上的顆粒紋，是否在印度真實存在有這類「果實」的植物？如果存在，又是如何傳播到中原地區的？

關於佛教藝術中的聖樹圖像，林良一和趙聲良都做過較為深入的研究。林良一先生的研究中提到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范氏造像，認為主尊阿彌陀佛背後的是「阿育王—芒果」樹，由多個小圓珠組成的「顆粒紋」的造型與阿育王樹的果實相近，而顆粒下方成組出現的葉子的形態為芒果樹葉的表現方式。㉕ 趙聲良先生則是以敦煌壁畫中的說法圖為中心，討論北朝至隋唐時期說法類圖像中出現的各類聖樹的樣貌，大體把中國的聖樹分為兩類：一是來自印度、西域的「芒果系聖樹」，另一是中國本土化的「中原風格聖樹」。㉖ 田邊勝美先生近年專門研究了印度佛教美術中的芒果，梳理了印度不同地域佛教藝術中的芒果形象，極具參考價值，同時也指出了芒果與佛陀的一生有著密切的聯繫。㉗

隋代荀國醜造像、范氏造像中的聖樹的類型，從樹葉的形態來看，是來自印度、中亞的樹木類型，而且與芒果樹密切相關。芒果樹在印度早期佛教藝術中經常出現，也常是作為聖樹出現。趙聲良指出漢譯佛經中會把芒果樹翻譯為「庵羅樹」或「庵摩羅樹」，佛經中記載佛陀是在芒果樹園說法。㉘

㉔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東京：小學館，1999），頁44。

㉕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21-64。

㉖ 趙聲良，〈敦煌壁畫說法圖中的聖樹〉，頁223-254。

㉗ 田辺勝美，〈仏教植物図像学(1)：インド仏教美術のマンゴー〉，《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39号（2021），頁1-34。

㉘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這類有著近似蓮花形態樹葉的聖樹，多出現在說法類圖像主尊身後，故也可把這類聖樹泛指為「芒果系」聖樹。

具體到印度芒果樹的圖像表現，在公元前一世紀左右的桑奇大塔第一塔東門上有一在芒果樹下的藥叉女，這裡表現的是成熟的芒果（圖23）。㉙ 不過芒果的果實較重，在圖像中是果實在下，葉子在上，雖然印度芒果樹的樹葉形態與前文中提到中國的聖樹樹葉相近，但這樣「上葉下果」的情況卻在中國沒有見到。

與顆粒紋樣式更為相近的聖樹圖像可見一件公元三世紀左右的犍陀羅半跏思惟像（圖24）。㉚ 這尊造像主尊背後有一樹的枝幹，七組樹葉半環繞於背光上方，每一組樹葉之上有一些小圓珠狀物，可能表現某種「果實」。表現的有可能是芒果樹之類的植物。

（三）顆粒紋的時空變化

我們首先聚焦佛教藝術中的顆粒紋。在中亞地區石窟和克孜爾石窟中，芒果系聖樹就已出現。在克孜爾石窟中，目前雖未見到明確的顆粒紋出現，但是可以見到芒果系聖樹樹葉上之物的表現形式非常多樣（圖25），似乎是以各類「花蕊」為主，描繪地非常細膩。㉛

就筆者目前所掌握之材料，中國最早出現的這類在樹葉上的顆粒紋，可以追溯到敦煌北魏時期的260窟。在260窟北壁前壁的說法圖中，主尊佛座下方有法輪三個，兩側有雙鹿，似為「鹿野苑三轉法輪」之意，表現釋迦在鹿野苑向五弟子論說三轉四海（圖26）。㉜ 鹿野苑說法圖是典型的來自印度的圖像，在260窟北壁說法圖主尊的上方就描繪了印度式的「芒果系聖樹」，成

㉙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頁51。

㉚ 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II：仏陀の世界 改訂増補版》（東京：二玄社，2002），頁288，圖版886。

㉛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55。

㉜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圖版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組的樹葉之上，是一組顆粒紋。在稍晚些的西魏時期288窟西壁的說法圖中，主尊身後的聖樹的樹葉上，也有顆粒紋（圖27）。㉝ 敦煌壁畫中聖樹上的顆粒紋，一直可以延續到晚唐五代。初唐時期57窟北壁說法圖（圖28）、㉞ 321窟北壁說法圖，盛唐時期320窟西方淨土圖，歸義軍時期61窟法華經變等圖像中，在聖樹樹葉上都有出現顆粒紋。

在中原地區，在北魏時期已經出現了來自西方的芒果系聖樹，但未見顆粒紋。目前中原地區可見顆粒紋時代最早要到北齊時期。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邯鄲市博物館都收藏了一件坐佛磚，坐佛身後聖樹的樹葉酷似蓮花，樹葉之上是一組顆粒紋（圖29ab）。這類風格的佛像磚的年代博物館館方定為「北齊到隋」或「北齊」，從風格上看應該是來自鄴城地區，類似的佛像磚可見河北靈壽縣幽居寺北齊佛像磚，一般是用於佛塔等佛教建築之中。202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北響堂山石窟寺建築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遺物以建築構建為主，時代集中在北朝和宋代，其中就發現了一件與東京國立博物館、邯鄲市博物館收藏品完全一致的佛像磚（圖29c）。㉟ 表明這類佛像磚的年代應為北齊，供北響堂山石窟寺或同時期其他寺院使用。

響堂山之外，山西地區北齊時期的造像中也有出現顆粒紋。美國堪薩斯州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收藏一件傳來自山西東南部長子縣的釋迦三尊像（圖30a）。㊱ 該像體量較大，高約266.7公分，正面是釋迦三尊佛，背面有造像題記：

> 唯大齊天統五年歲次己丑三月庚申朔十八日丁未……有慧識悟定法師道林，背惚塵其如朝霜，□香雨會模夕霧，遂能鳩集合邑二百人等，採石荊山，同並□率，引匠東都，俱思淨土，即於寺□造釋迦丈六，雙樹蔚爾……

㉝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圖版109。

㉞ 數字敦煌：https://www.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057/0001/0004/01（檢索日期：2025年5月31日）。

㉟ 黃盼，〈北響堂石窟區域考古2024年工作〉，《會議紀要：2024年度河北考古成果交流彙報會（二）》，河北考古微信公眾號，2024年12月27日。

㊱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版編2，圖版454。倉本尚德，《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2016），頁4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根據造像記可知這尊造像製作於北齊天統五年（569），由法師道林牽頭，集合二百信眾，使用荊山的石頭，請東都（即北齊都城鄴城）的工匠來雕刻，造像的主尊為釋迦佛。可知這件造像可能是具有鄴城風格，[37] 也反映了淨土的思想。在釋迦立像正上方，有一層層類似海浪紋的扇形裝飾，扇形之中有火焰寶珠、顆粒紋等。這尊造像碑中的顆粒紋，與通常所見的不一樣，這裡的顆粒紋下方並不是芒果系聖樹的樹葉或者蓮花座（圖30b、c）。仔細觀察這處顆粒紋背後的扇形區域，可見扇形的邊緣呈鋸齒狀。整體來看，在這尊造像的上部，在飛天、龍、寶塔、童子等紋樣背後的空間，是兩棵聖樹，符合造像記「雙樹蔚爾」的記載，也與北朝時期說法類圖像中主尊背後常有雙樹的圖像模式吻合。只不過在納爾遜的這尊造像中，聖樹的樣式是一種中原式的聖樹。中原式的這種聖樹的樹葉，一般呈扇形或者蘑菇形，近似銀杏樹葉的形狀，葉片的外沿呈鋸齒狀（波浪形），可能是松樹的表現，[38] 而且有時會在葉片中表現化佛或者寶珠，這在鄴城及其周邊的造像中有不少例子。例如在邯鄲市博物館展出的一件成安縣南街村寺廟遺址出土的北齊時期的白石雕菩薩像殘件（圖31），其背後就是雕刻了中原式的聖樹，其葉片的外形與納爾遜雕像樹葉形態一致，也與後者顆粒紋背後的扇形圖案相似。而且成安出土的這件雕像樹葉中出現了火焰寶珠，納爾遜造像中顆粒紋所在的這組扇形裝飾中的第三層，有同樣的表現。由此可知，納爾遜雕像中的顆粒紋背後的扇形葉子應是中原式聖樹的樹葉，表明在這裡顆粒紋也是承載於聖樹的樹葉之上，其意涵與前文提到的諸多在芒果系聖樹樹葉上的顆粒紋是相同的。

到了隋代，佛教美術中的顆粒紋出現了新的變化，在說法類圖像之外，也出現了帶有顆粒紋的聖樹。1969年陝西省耀縣（今銅川市耀州區）神德寺塔基遺址發掘出土了一件帶有隋仁壽四年（604）銘的舍利石函，是反映隋文

[37] 除了造像題記中「引匠東都」外，傳這尊造像來自山西長子縣，長子縣的地理位置與北齊時期鄴城到晉陽的交通路線中的「古壺關道」接近，與鄴城地區的交流相對密切。相關研究可見李裕群，〈從鄴城到晉陽——八賦嶺道上的北齊石窟〉，《文物》，2023年11期，頁86-96、40。

[38]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64-7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帝仁壽年間所規定的舍利瘞埋制度的重要例證。㊴ 舍利石函通身線刻與佛陀涅槃相關的圖案，石函函座四面每面刻有二樹，並配有弟子、天王、護法等（圖32a）。石函中表現的佛祖涅槃時出現的樹，有可能是《大般涅槃經疏》中記載的娑羅樹。㊵

在石函的北面描繪的是佛的四弟子舉哀，弟子中間供奉的是象徵佛祖涅槃、釋迦舍利的五顆摩尼寶珠，㊶ 身後是兩棵娑羅樹，左側樹上是石榴果一類的果實，右側樹上是顆粒紋（圖32b）。整個石函及其圖像，反映出隋代所倡導的護法和傳法思想。㊷ 另外在舍利瘞埋用具上線刻涅槃類圖案的做法，可能受到了北朝隋代所流行的雕刻升天類圖案的石質葬具的影響。㊸ 同時帶有顆粒紋的聖樹，也可作為與佛陀涅槃相關的娑羅樹的一種，而進入到舍利瘞埋的圖像系統中，這或許與本文第五節所討論的墓葬中出現的顆粒紋有所關聯。

通過對顆粒紋圖像來源與傳播的分析，我們可以大致瞭解這一紋樣與印度、西域的芒果系聖樹的果實密切相關，北朝時期經過路上絲綢之路傳入到中國，多出現在說法類的圖像之中。那麼顆粒紋是否有什麼特殊的意涵呢？

三、聖樹與寶樹：佛教藝術中顆粒紋的意涵

（一）淨土世界的表現

前文中已經提及，顆粒紋最初可能是產自印度的一種樹木的果實，隨著這種樹和果實被納入到佛教經典中，其也從一種現實中的植物轉變為佛教中

㊴ 朱捷元、秦波，〈陝西長安和耀縣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1974年2期，頁126-132。

㊵ 《大般涅槃經疏》，卷1，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1767號，第38卷。

㊶ 八木春生，〈神德寺靈塔遺址出土舍利容器上的涅槃圖〉，《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909-922。

㊷ 吳禹力，〈耀州神德寺塔基出土隋朝舍利石函圖像分析〉，《中國美術研究》，2022年1期，頁26-34。

㊸ 楊效俊，〈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為中心〉，《考古與文物》，2015年5期，頁80-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一種聖樹。與顆粒紋相類似的其他植物，也是有相似的「從實物到聖物」轉變過程。源自印度的植物紋，經過時間、空間的變化，在傳播中也在發生改變。比如在克孜爾石窟中，芒果系聖樹樹葉上面的各式花蕊描繪地細膩，相對是比較寫實的，這可能與其地理位置與中亞、印度相鄰有關，但這種較為寫實的表現手法到了敦煌卻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對於顆粒紋而言，不同時期、不同地域表現的差異，應該也是地理因素、文化背景等因素的不同所導致。但顆粒紋所出現的各種例子看來，其作為聖樹的果實，與佛教中的淨土世界關聯緊密。

在敦煌北魏至晚唐五代壁畫中的顆粒紋，都是出現在有關說法類的圖像，圖像表現出來的是佛所生活的淨土世界。荀國醜造像、范氏造像都表現的是「雙樹」，在納爾遜北齊造像中也是雙樹，並且造像記中還有更多的信息：

> ……引匠東都，俱思淨土，即於寺□造釋迦丈六，雙樹蔚爾，雲臨香煙，氳然泉湧，神王四繞，碧海周迴，寶塔空懸，倒龍掛月，飛天□瓔，化童奉寶，負極開楹，寫阿彌陀象……㊹

造像記詳細描繪了造像的樣貌，寶塔、龍、飛天、化童、雙樹……這是一個淨土世界的場景，符合題記中「俱思淨土」的理念。蘇鉉淑認為在北朝時期「雙樹」為佛國淨土或佛常住的佛國世界的象徵物。㊺ 作為聖樹果實的顆粒紋在佛教藝術中，也可以稱為是一種佛國淨土世界的表現。

（二）寶樹與寶物觀念的形成

既然在佛教藝術中，顆粒紋與淨土世界密切相關，那麼其在淨土中僅僅是表現為一類聖樹的果實嗎？

㊹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圖版編2，圖版454。

㊺ 蘇鉉淑，《東魏北齊莊嚴紋樣研究——以佛教石造像及墓葬壁畫為中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198-2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英博物館的斯坦因收集品中，有一幅初唐時期的《樹下說法圖》絹畫（圖33）。[46] 在主尊身後聖樹的樹葉上有顆粒紋，值得注意的是，畫家在顆粒紋的小圓珠上，都畫了小白點。這幅絹畫的繪製比較特殊，畫中人物的鼻樑、下巴等位置都是白色的，並帶有暈染的效果。韋陀（Roderick Whitfield）先生指出畫中人物的面部使用了高光的手法，借鑒了西方繪畫對於光的表現。[47] 由此看來，顆粒紋上的小白點，可能也是一種「光」的表現，類似表現手法還可見敦煌61窟五代時期的法華經變圖（圖34）。這裡是對顆粒紋下半部分著重加深顏色，以體現圓珠上半部分的光芒。這兩個例子表明顆粒紋可能具有了一部分「寶物」的含義。

在敦煌初唐時期的321窟北壁的阿彌陀經變圖中，畫面上方左側是一棵帶有寶珠天蓋的五層網垂賦，網間有幾座位於蓮花座上小宮殿的聖樹（圖35a），這是表現了西方淨土思想的「寶樹觀」。[48] 這棵聖樹的樹葉之上，就是顆粒紋（圖35b），可能代表了「眾寶」，或者是「七寶果」等寶物。

（三）顆粒紋與其他紋樣的組合

另外從顆粒紋與其他紋樣的組合關係中，也可探究其內涵。在前文中所列舉的例子中，顆粒紋在很多情況下不是單獨出現，而是與其他的紋樣組合出現，如火焰寶珠（摩尼珠）、聯珠人面等，還有一些類似植物紋的紋樣。這些紋樣同時出現在一個場景，且在構圖上均是紋樣位於樹葉座或蓮花座之

---

[46] 趙聲良，〈樹下說法圖〉，《敦煌研究》，2016年1期，頁2。

[47] 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field）著，林保堯譯，《西域美術（一）：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1）》（臺北：藝術家，2014），圖7，頁52-65。另可見趙聲良，〈光與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畫裝飾色彩管窺〉，《敦煌研究》，2021年3期，頁1-12。此外，趙聲良先生在2024年10月26日日本成城大學做了主題為「光與影的交響——唐朝敦煌壁畫中的光影表現」的講座，其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這幅《樹下說法圖》絹畫特殊的光影表現手法。

[48] 大西磨希子，〈初唐時期西方淨土變與〈觀無量壽經〉〉，《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195-2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那麼這些紋樣想要表現的意涵應該是有關聯的，它們的內涵可能也是相近的。

1. 摩尼寶珠

火焰寶珠一般被認為是摩尼珠，根據八木春生先生的研究，「摩尼」一詞是梵文及巴利文「mani」的音譯，本指印度的一種護符，後在佛教經典中被認定為一種「寶物」，可以為眾生帶來救濟、身放光明；「摩尼」到了中國經過漢民族化的「改造」後，逐漸變為圓形（球形），與寶珠的形象有關聯，成為了在南北朝時期流行的「圓形+火焰」的樣式。[49] 摩尼寶珠在南北朝時期的佛教、墓葬藝術中大量出現，其含義應是延續了「護符」的概念，並結合佛教中的意涵，有著保衛、守護之意，同時也具有除病、祛毒、調節冷熱、散發光明等神力。[50] 摩尼寶珠的核心功能在於救濟，還象徵著再生與復活，也是悟道的象徵。摩尼寶珠經常出現在聖樹樹葉上，可能有聖樹果實的意涵，在佛經中有多處關於摩尼樹的記載，《大方等大集經》載：「彼世界中不假日月光明，以諸燈樹及摩尼樹而以照明，無有晝夜，唯以寶華開合知有時節。」[51] 可知散發光明的摩尼寶珠也可與樹木結合，這就不難理解為何摩尼寶珠會出現在聖樹的樹葉上了。

2. 聯珠人面

在波士頓美術館收藏的隋代范氏造像中，主尊背後聖樹樹葉上出現了三個聯珠人面紋，每個人面紋上鑄有一個小圓環，三個飛天相應掛在圓環上（圖19b）。這類聯珠人面紋在中國南北朝時期比較流行，人面的形象多為胡人，圍繞人面的是一圈聯珠紋，這個通常被認為是沿著絲綢之路從西域傳

[49] 八木春生著，姚瑤等譯，《紋樣與圖像：中國南北朝時期的石窟藝術》，頁22-26。
[50]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115。
[51] 《大方等大集經》，卷16，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397號，第13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來，其起源於何地？有何含義？在學界還存在很多爭議。筆者感興趣的是這個似乎是來自西域的紋樣，為何會與顆粒紋、摩尼寶珠一起出現聖樹的樹葉上？

關於聯珠人面紋的含義，謝明良教授指出其與古希臘神話中的美杜莎形象有關，而謝氏近來的研究認為這個紋樣與酒神的形象關係密切，可能是古希臘神話中的狄奧尼索斯。[52] 葛承雍先生則是通過研究中古時期的護法、武士俑等身著的胸甲護鏡中的人面形象，認為其是源自於古希臘羅馬鎧甲上的人面圖案，意為神話中美杜莎一類的神怪，起到震懾敵人的功用。[53]

在中國中古時期，人面紋多出現在天王的胸甲護鏡中，目前較早的例子可見新疆庫車克孜爾出土的彩繪武士俑（圖36）、[54] 太原北齊天統四年（568）韓念祖墓出土的武士俑（圖37），[55] 以及安陽隋開皇九年（589）靈泉寺大住聖窟門迦毗羅神王（圖38），[56] 在這三個例子中，人面紋都是出現在胸甲的護鏡中，其含義與古羅馬時期雕塑中的鎧甲上的人面紋相近，起到保衛、守護等作用。

除了在胸甲上出現外，與范氏造像中的聯珠人面紋形式較為接近的例子還出現在北齊至隋代造像的臺座上，如河北鄴城北吳莊出土的北齊時期倚坐佛像（圖39）、[57] 美國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收藏的北齊至隋坐佛像（圖40）。在這兩件佛像的臺座上，均裝飾有一組聯珠人面紋。中古時期佛像的

---

[52] 謝明良，〈記中國發現的狄奧尼索斯（Dionysos）圖像〉，《故宮文物月刊》，469期（2022.4），頁54-63。

[53] 葛承雍，〈敦煌天王畫細節：胸甲護鏡中的西方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2025年1期，頁4-17。

[54] 東京国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経済新聞社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圖版106。

[55]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韓念祖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11及圖版三九。

[56] 曽布川寛、岡田健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3卷，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121。

[5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78-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座上，除了蓮花、纏枝蓮等裝飾性圖案外，還常有獅子、神王、畏獸等圖案，這些紋樣的意涵相近，大體上都是與守衛、保護主尊有關。從這個情況來看，佛像臺座上出現的聯珠人面紋，其意涵也應是保衛、守護的含義，這與同時期武士、天王胸甲護鏡上相關圖案的含義是一致的。

通過分析與顆粒紋伴出的摩尼寶珠、聯珠人面，可以瞭解其所共同出現的幾個紋樣的意涵，大體都是與救濟、再生、保衛、守護等有關。據此我們也可大致知道顆粒紋在佛教圖像中的功能，這與上述研究中所提及顆粒紋或可代表「寶物」的意涵是一脈相承的。

四、從淨土到墓葬：顆粒紋的轉變

前述研究中，討論了顆粒紋可能最初是來自印度的一種聖樹的果實，沿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逐漸成為北朝時期描繪佛教淨土世界中一類重要的圖像。這個紋樣與摩尼寶珠等圖像關係密切，是一種淨土世界的「寶物」，具有救濟、再生（往生淨土）、保衛、守護等意涵。佛教中所流行的一部分圖像，也會被同時期的墓葬、器物等其他領域的藝術所吸收、接納，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佛像、化生、摩尼寶珠等圖像，也會出現在墓葬壁畫、畫像磚、墓誌、瓷器上。本文所討論的瓷器上的顆粒紋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三件帶有顆粒紋的瓷器，雖然不能明確判斷其為墓葬明器，但也確實與墓葬有密切的關聯。若要討論瓷器上顆粒紋的意涵以及器物的功能，分析顆粒紋在墓葬藝術中的含義，以及顆粒紋進入墓葬中含義發生了何種變化？是十分重要的。

在北魏洛陽時期的石質葬具中，就已經出現了芒果系聖樹，如洛陽地區出土的北魏晚期的石棺床欄板畫像。[58] 到了北齊時期，開始出現帶有濃郁的來自中亞粟特風格圖像的石棺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一組傳出土於河南安陽地區的石棺床，其中兩塊圍屏收藏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59] 畫面上也出現

[58]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59-62。黃明蘭編著，《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圖版88、93、97。

[59] 相關研究參見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像》，頁221-2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芒果系聖樹，在一組聖樹的樹葉上，還有火焰寶珠（圖41）。不過目前在北魏和北齊時期墓葬中還未發現有顆粒紋，現知最早的墓葬中的顆粒紋是出現在北朝末期。

（一）陝西西安北周史君墓[60]（580年）

2003年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發掘史君墓，出土一具雕刻滿圖像的石堂。據石堂門楣上的粟特語、漢語雙語銘文可知，墓主史君為史國人，北周時期授「涼州薩保」，北周大象元年（579）薨，第二年（580）與其妻康氏合葬於長安永年縣。這裡需要指出的是，史君墓的年代為北周最末期，此時北齊已經滅亡（577年），其後第二年（581）隋代建立。在史君墓石堂的圖像中出現了多處顆粒紋，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是以樹木果實的形象出現（圖42），在這幅狩獵圖中，畫面的左側為一棵樹，樹葉上是一組顆粒紋。因為是處於狩獵圖中，顆粒紋所在樹應該並無特殊的含義，應該表現的是現實中的某種樹木。

第二類出現在說法類的圖像中。前文中已經提及顆粒紋及其所在的樹木，常出現在佛教的說法圖中。在史君墓石堂中，出現了一幅天神說法圖（圖43）。一神祇坐於蓮花上，身旁圍繞著信眾和芒果系聖樹的樹葉，樹葉上有各類「果實」，其中就有幾個顆粒紋。類似的圖案還可見於史君墓中另一幅圖像（圖44），畫面上方的山洞中是一老者形象，似在講話，老者下方是三個正在拯救落水人的飛天，可知此處的老者也應是某個天神。老者的上方是兩組芒果系聖樹的樹葉，其中一組樹葉上是顆粒紋。這兩幅圖像中的天神，與祆教或者摩尼教有關。[61] 其與芒果系聖樹樹葉、顆粒紋等圖像組合出現，可能受到了佛教中說法類圖像的影響。

第三類則是顆粒紋出現在升天圖中。史君墓石堂東壁是一幅由三個畫面構成的升天圖，描繪了墓主夫婦經過天神審判後，通過「欽瓦特橋」而升入

[60]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61]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像》，頁2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天國（圖45）。[62] 畫面下方是墓主夫婦和隨從、祭司通過橋的場景，上方則是華麗的天國世界。天國中有翼馬、伎樂天、各類神獸等，其中還夾雜著顆粒紋。值得注意的是，這幅圖中的顆粒紋，已經開始脫離樹木果實的形象，相對獨立出現在天國圖像中。其中畫面中間的顆粒紋還伴隨著蓮花的枝蔓，與蓮化生的構圖類似（圖46）。

史君墓中三類圖像中出現的顆粒紋，表現了其三個維度的含義：從樹木的果實，到成為天神說法圖中的象徵物，再到成為天國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第三類升天圖中的顆粒紋，與蓮化生圖像相近，是否具備了一定的升天思想的意涵？另外，這處顆粒紋的上方出現了兩個逗號形的枝條，這與荀國醜造像、瓷器上的顆粒紋的構圖一致。這是與本文所討論的瓷器上的顆粒紋圖案樣式相同的最早的紀年例子，對於我們討論瓷器上顆粒紋的來源及含義，有著重要的幫助。

（二）陝西三原縣隋代李和墓[63]（582年）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1964年在陝西省三原縣發現隋代李和墓，墓主李和在《北周書》中有傳，是北周隋代的高官。李和薨於隋開皇二年（582），於同年下葬。墓中出土一具佈滿線刻圖案的石棺（圖47）。[64]

石棺蓋板上的主體圖案是伏羲和女媧，二者身後各有一天人（飛仙）。在伏羲、女媧臉部各朝向一顆粒紋，顆粒紋被蓮花、唐草紋所包裹環繞（圖48）。顆粒紋處於伏羲女媧和日月圖像之間，其位置相對重要，圖案的體積相較於周圍其他的蓮花也更大一些。

---

[62] 楊軍凱，〈北周史君墓石槨東壁浮雕圖像初探〉，《藝術史研究》，第5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頁195-196。

[63]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1期，頁27-42。

[64] 陝西地區早年出土的李和墓石棺及李靜訓墓石堂等的全套拓片，近年在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圖像的復興——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歷代金石圖像拓片精品研究展」中展出，後收入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西安：陝西省美術博物館，20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石棺主體圖案伏羲女媧的周圍，環繞一圈聯珠人面、聯珠獸面紋。聯珠獸面紋在北朝隋代墓葬中的石質葬具中常有見到，如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65] 以及近年從美國返還中國的北朝隋代石棺床前檔，[66] 都有聯珠獸（面）紋的裝飾帶。而聯珠人面紋在墓葬葬具中出現的並不多，而較多出現於北朝隋代的釉陶器上。[67] 這類圖像的內涵與功能前文已經提及，與保衛、守護有關。

在李和墓石棺蓋板圖案中，位於伏羲女媧正下方中間部分，是一個寶瓶紋，寶瓶口中伸出多支蓮花，其中位於中央最上方的蓮花上，有一外廓為鋸齒狀的圖案，疑似顆粒紋的表現（圖49）。插花寶瓶的圖案，可以追溯到印度，在南朝墓葬畫像磚上就已出現，北朝石窟造像中也多有表現，八木春生、任志錄等學者對此圖像已有專門的研究。[68] 插花寶瓶圖案與生命、豐饒有關，到了中國逐漸被納入到墓葬升天圖像系統中，具有了再生、復活的意涵，這與寶珠的功能是相似的。

整體來看李和墓石棺蓋板的圖像，伏羲、女媧本身就是中古時期重要的升天圖像題材，[69] 與伏羲、女媧圖像組合的是飛仙、插花寶瓶、聯珠人面等圖像，這些圖像均可被納入到墓葬的升天圖像系統中，整個石棺蓋板上的圖像，可視為一個「微縮的宇宙」，體現出北朝隋代的升天思想。而這其中的顆粒紋，也應該與升天思想有一定的關聯，同時也蘊含保護、再生的意義，都是吉祥的象徵。

---

[6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66] 榮新江，〈海外回歸的兩件粟特彩繪浮雕石床前檔圖像〉，《故宮博物院院刊》，2024年1期，頁21-29。

[67] 關於北朝隋代陶瓷器上的人面紋問題，筆者另有專文討論。

[68] 八木春生著，姚瑤等譯，《紋樣與圖像：中國南北朝時期的石窟藝術》，頁215-222。任志錄，〈中國瓶花的早期形式〉，《故宮文物月刊》，381期（2024.12），頁98-111。

[69] 張倩儀，《魏晉南北朝升天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王煜，〈漢代伏羲、女媧圖像研究〉，《考古》，2018年3期，頁104-115。姜伊，〈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伏羲女媧圖像研究〉，《考古學集刊》，第30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4），頁162-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墓⑦⓪（590年）

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墓是近年來重要的考古發現，出土了一套完整的石門、石床、石屏風，提供了豐富的圖像資料。墓主麴慶為高昌麴氏後裔，其祖父是麴氏高昌國開國君主麴嘉，卒於隋開皇十年（590）。在麴慶墓出土的石門、石床上共有顆粒紋三處。

第一處位於墓門的門檻上（圖50）。⑦⓵ 門檻正面是一個向左右兩側吐出半忍冬紋的獸面，兩側各有一門墩，門墩的正面各有一獸面。兩側門墩上方的圖案均為位於蓮花座上的摩尼珠，摩尼珠兩側伸出四個逗號形枝條。門檻石上的圖案可分為4個部分，自左向右為：摩尼珠、石榴紋、顆粒紋、蓮花紋（圖51）。顆粒紋位於蓮花座上，其上有逗號形的枝條。在顆粒紋每一顆小圓珠上，都刻有一小白點，與前文所述敦煌絹畫上顆粒紋上畫有小白點的情況類似，可能也包含有「光」的意思（圖52）。值得一提的是顆粒紋旁的所謂「石榴紋」（圖53），在敦煌說法圖的聖樹、藻井上，以及南響堂山石窟窟頂都有類似圖案出現，林良一、中野徹等學者把這類紋樣稱為「石榴」或「海石榴」，也是佛教世界中的一種「寶物」，具有吉祥的意思。⑦⓶

第二處位於石門的門額上（圖54）。門額上方描繪了墓主夫婦對坐宴飲的場景，旁邊是騎馬、駕牛車的侍從。門額下方是一組七個方塊形裝飾帶，中間是力士托舉香爐，兩側對稱分佈了獅子、蓮華和顆粒紋。紋飾帶最外側的是兩處顆粒紋，兩個紋樣基本相同，顆粒紋位於蓮花上，上下各伸出一對逗號形枝條（圖55）。同樣的這處顆粒紋上面也有小圓點，可能也是「光」

⑦⓪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3-434。

⑦⓵ 麴慶墓墓門的門檻，在考古報告中並未詳細描述，在墓室平面圖中有標記「石門檻」。2024年2月6日安陽博物館舉辦「絲路遺韻相州風——麴慶墓出土文物展」展覽，全面展示了麴慶墓出土文物，石門檻也一併展出，筆者於2024年5月赴安陽博物館調查，見到石門檻實物，門檻上雕刻滿紋飾。

⑦⓶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297-311。中野徹，〈海石榴華文の同定〉，《人文論究》，第十九卷，第三号（1968），頁15-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表現。這裡與顆粒紋組合的紋樣是蓮花、獅子和香爐，都可見於同時期的墓葬和佛教藝術，在墓葬中的含義應與再生、復活有關。

第三處顆粒紋出現在石床後檔中間部分（圖56）。後檔上方中央，圖案外廓與顆粒紋相近，應為顆粒紋的表現。顆粒紋居中，處於核心位置，周圍是各類蓮花、植物紋、雲氣紋。在後檔下方居中的圖案是一個較大的摩尼寶珠，在大摩尼寶珠的兩側的荷葉和蓮花上，還有4個小一些的摩尼寶珠，另外還有1個顆粒紋。在這組圖像中，與佛教美術中的表現一樣，顆粒紋與多個摩尼寶珠一起出現，表明了顆粒紋與摩尼寶珠的關係較為密切，可能具有相近的含義。

（四）陝西西安隋代李靜訓墓[73]（608年）

1957年在西安玉祥門外發掘的李靜訓墓，是隋代墓葬考古的代表，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金器、玻璃器、瓷器等，其中房形石棺上線刻了不少圖像。石棺整體為面闊三間的殿堂，正面左右兩側為直櫺窗，窗的兩側一邊線刻寶瓶紋，另一邊為顆粒紋（圖57）。[74] 為了表示清晰，筆者對石棺正面線刻圖進行初步的復原（圖58）。[75]

以石棺右側的直櫺窗為例，左側主題圖案為一位於蓮花座上的寶瓶紋，從寶瓶口部「生長」出一荷葉，荷葉上面是一顆摩尼寶珠，寶瓶紋周圍環繞著忍冬紋。窗右側的主體紋樣是顆粒紋，構圖與左側的寶瓶紋一致，也是位於蓮花座之上，只是顆粒紋上方荷葉的上面不是摩尼寶珠，而是一朵荷花。

學者研究已經指出李靜訓墓葬式的特殊性，其墓葬是位於隋代著名的萬善尼寺內，是長安城內重要的皇家尼寺。李靜訓墓誌記載「於墳上構造重

[7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28。

[74] 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頁132。

[75] 石棺的右側直櫺窗兩側紋飾的線描圖可見張廣立編繪，《中國古代石刻紋樣》（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85。石棺正門部分的線圖為徐呈瑞先生描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閣，遙追寶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連於法子」，說明墓葬之上修建有佛塔。而在墓葬發掘中，在墓上確實發現了大型建築的基址，可能就是墓誌所提到的「寶塔」。這種獨特的喪葬形式，可能是模仿了當時的佛舍利瘞埋的方式。[76] 那麼把墓葬修建到佛寺之中，且在墓葬上方修建佛塔的形式，表現出希望逝者靈魂得到超度，往生淨土。而前述已經提及寶瓶紋與顆粒紋均與升天思想有關，另外李靜訓石棺也是北朝石質葬具（石槨、石棺）的延續，無論是葬具還是葬具上的裝飾，目的都是希望墓主靈魂安寧、升天，這與李靜訓墓獨特的葬式的理念並不衝突。

（五）小結

墓葬中的顆粒紋，應是受到北朝時期佛教流行的影響而出現，其在墓葬中的含義也與佛教藝術中的相近，均是與摩尼寶珠關係密切，具有保衛、守護的功能，且是屬於「天上」世界的一種神聖圖樣。

而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佛教藝術中顆粒紋主要出現在聖樹上，是作為一種輔助的紋樣。而在墓葬中，顆粒紋的地位到了隋代得到「提升」，開始獨立出現，甚至處於圖像重要的位置。另外一方面，墓葬中的顆粒紋，還與升天思想有關聯，有再生、復活的含義。而到了隋代，顆粒紋與寶瓶紋、寶珠紋之間有所關聯，是否進一步影響到了瓷器上的裝飾？則是本文所重點關注的議題。

五、顆粒紋、寶瓶紋與貼花類瓷器

從佛教藝術到墓葬，顆粒紋從聖樹的果實，逐漸成為在墓葬中具有特殊意涵的一類紋樣。另外一個方面，從北朝到隋代，顆粒紋的樣式，從「顆粒+

[76] 李梅田，〈再讀隋李靜訓墓及其葬儀〉，《華夏考古》，2021年5期，頁85-90、112。周繁文，〈隋代李靜訓墓研究——兼論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華夏考古》，2012年1期，頁100-110、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樹葉形座」，演變為「顆粒+蓮花座」，從聖樹的果實變為一種具有特殊意涵的象徵物；爾後到了隋代，逐漸變為「顆粒+蓮華座+逗號形枝條」的形式，圖像的構成與瓷器上的顆粒紋基本一致，其實從側面可知裝飾有這類顆粒紋的瓷器的年代為隋的可能性更大。

在隋李和墓的寶瓶紋中出現了疑似顆粒紋的圖案，這其實也不是孤例。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了一件隋代長安風格的菩薩立像（圖59a），菩薩手持一弦紋淨瓶，淨瓶中插有荷葉、蓮蓬、顆粒紋等（圖59b），這與李和墓中的寶瓶紋基本相同，可知顆粒紋可作為瓶花圖案的一種。而在李靜訓墓中，顆粒紋與寶瓶紋之間的關係更為明確，二者成對出現，具備相同的圖案配置，在墓葬中也都與升天圖像有關。

既然顆粒紋與寶瓶紋關係密切，那麼它們與本文所關注的三件貼塑有顆粒紋的瓷器之間，是否有關呢？我們來看三件帶有顆粒紋的瓷器，與李和墓、李靜訓墓、大都會菩薩淨瓶，其中最為重要的圖像元素就是顆粒紋、瓶子、蓮華、寶珠。另外還有一個要素就是獸面紋，三件瓷器中都出現了獸面紋，李和墓石棺蓋板上也有聯珠獸面紋。值得留意的是大都會菩薩手持的淨瓶的腹部，有一處殘損的圖案，這個紋樣有兩個高角（圖60），這與喜龍仁（Osvald Siren）名著《5-14世紀中國雕塑》中所刊載的一件隋代長安風格菩薩立像手中的淨瓶相似（圖61），[77] 後者淨瓶上裝飾有一雙角獸面，造像與大都會殘損例子的輪廓大致相同，可知前者殘損部分的圖像應為一獸面。這三件貼花瓷器與插花寶瓶紋的圖像要素基本相同，兩者之間的關係十分密切。這三件瓷器上最具代表性的裝飾就是顆粒紋，這個紋樣在南北朝隋代瓷器裝飾中很有特色，在瞭解了顆粒紋的源流以及其在佛教、墓葬中的特殊含義之後，就不難理解為何窯工在製作瓷器時會選擇顆粒紋了。這三件裝飾有顆粒紋的瓷器，可能就是寶瓶紋與顆粒紋結合在一起，反映到實物的瓷器上的案例。而這批具有特殊裝飾的瓷器，或許也具備了特殊的功能，它們的含

[77] Osvald Siré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London: Ernest Benn, Ltd., 1925), vol. 1, p. 136, pl. 506. 此件菩薩像圖版還可見三浦秀之助編，《東西古匋金石集》（大阪：山中商會，1926），第一輯，第三十五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和功能與升天思想有一定關聯，同時也具有保衛、守護的意涵。另外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這件菩薩像手持淨瓶，尊格應該是觀音菩薩，從這點來看，其手持的插有顆粒紋的淨瓶，或許與現世的救濟有一定關聯。

這其實與南北朝時期所流行的以蓮花尊為代表的貼花類陶瓷器的情況相似，以南朝岳州窯蓮花尊為例，其上除了大量蓮花的裝飾外，還會貼塑一些如飛天、畏獸等特殊的紋樣，這些紋樣與同時期的佛教、墓葬藝術都有關聯。本文所討論的三件顆粒紋瓷器，鶴壁與安陽的例子，實際上就是北方受到南方蓮花尊影響所生產的同類器物，由於時代和地域的差異，在造型細節、裝飾紋樣的選擇方面都會有差異。但它們所體現出來的裝飾理念、功能內涵又是一脈相承的。

餘論：葡萄、石榴與顆粒紋

在前文中，已經提及在中古時期，葡萄多以纏枝紋的形式表現，而本文所關注的瓷器上的顆粒紋之類的紋樣，主要是單獨出現，且配有蓮花座或者樹葉，所以筆者在論證顆粒紋的來源時，主要也是追索印度聖樹圖像的體系。但紋樣的傳播，隨著時間和地域的變化，其樣式與細節會和「祖型」產生一些差異。中國北朝隋代的顆粒紋，與印度犍陀羅造像中的聖樹及果實的形態確實有一些差異，而後者所呈現出的圖像，是來自現實中的植物，亦或是有其他的圖像來源？則又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就顆粒紋與葡萄紋而言，兩者圖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小圓珠（顆粒），前者可能是源自某種印度的樹木的果實。而葡萄是一種葡萄屬的藤本植物，生長在藤蔓之上，所以在圖像表現上，多以纏枝葡萄（葡萄唐草紋）來表現，但也有一些例外。

大谷光瑞率領的大谷探險隊在中國新疆阿斯塔納墓地所獲的絲織品中，有一件花樹對鹿紋錦殘片（圖62），時代大致為隋至初唐。[78] 經過日本絲織品專家龍村平藏先生復原後，可見其大致的面貌（圖63）。[79] 殘錦的主體是

[78] 香川默識編，《西域考古圖譜》（東京：國華社，1915），上卷，「染織刺繡」，圖2。
[79] 龍村平蔵，《錦とボロの話》（東京：學生社，1970），頁151-164、198-203及扉頁彩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圈聯珠紋，內有一棵樹和一對鹿，兩鹿中間有「花樹對鹿」的文字。「花樹對鹿」的題記描繪了錦的內容，我們可知畫面中的樹名為「花樹」。樹上有一組「顆粒紋」，樹葉的外形是葡萄葉，可知這裡的顆粒紋表現的應為葡萄。在這件錦中的葡萄生長在樹上，這種情況確實會讓人產生疑問，但「花樹」之銘又表明這不是一顆普通的樹。與花樹對鹿錦構圖相似的絲織品還可見法隆寺收藏的獅子狩獵紋錦（圖64）[80] 和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聯珠對鹿紋錦（圖65）。[81] 法隆寺獅子狩獵紋錦中，樹木上有顆粒紋，形式與敦煌壁畫上的類似，這裡樹葉的形態與花樹對鹿錦上的葡萄葉不同，與前文所討論的作為聖樹果實的顆粒紋類似。法隆寺錦中所呈現的樹及果實，與花樹、葡萄可能也有一些關聯。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聯珠對鹿紋錦，兩鹿中間的樹上的果實則為石榴形物。葡萄、石榴、顆粒紋都出現在這類聯珠紋錦上，且大致構圖也相近，除了三者都具有吉祥的寓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特別是葡萄紋，其與顆粒紋之間的關係需要進一步考察。

葡萄具有吉祥、多子多福的寓意，在中國南北朝隋唐時期很流行。在雲岡、龍門、敦煌北朝時期都出現了唐草葡萄紋，還有手持葡萄的菩薩、摩醯首羅天等形象，而更為我們所熟知的則是隋唐時期所流行的瑞獸（海獸）葡萄鏡。石渡美江先生根據希臘、西亞等地區的相關圖像，把葡萄紋及其營造的場景解釋為天上樂園的場景。[82] 田邊理先生在研究犍陀羅造像中的人物唐草葡萄紋時，認為葡萄紋等不僅僅是作為一種裝飾，其來源於希臘羅馬，與來世的再生復活緊密相關，在佛教中與「升天」思想密切相關。[83] 這個觀點其實在中國也有相關的線索，如2007年西安一隋代夫妻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環形雞首壺（圖66），此壺主體為環狀，在中國罕見，葛承雍先生研究認為

---

[80] 百橋明穗、中野徹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4卷，隋·唐（東京：小學館，1997），頁273。

[81] 趙豐、齊東方主編，《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82-184。

[82] 石渡美江，《楽園の図像：海獣葡萄鏡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頁176-185。

[83] 田辺理，〈ボストン美術館蔵ガンダーラ縦型石版の人物葡萄唐草文〉，《國華》，第1482号，第124編，第9冊（2019.4），頁7-21，後收入氏著，《ガンダーラの仏教彫刻と生天思想》（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2），頁193-2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件器物的造型來源於地中海地區流行的環形壺（askos）。[84] 這件環形壺兩面都是纏枝葡萄紋，在每面的葡萄紋之中，均塑造了8個坐於蓮花座上的伎樂童子，為化生童子（蓮生童子）的表現。化生童子流行於南北朝時期的佛教藝術中，也會出現在同時期的墓葬，這是佛教圖像與墓葬圖像之間相互影響的一種表現。[85] 李星明先生專門討論南朝墓葬中的蓮花化生（化生童子）圖像，認為與當時民眾的彌陀淨土信仰有關，這類圖像出現在墓葬中，體現出人們祈願往生淨土、死後升仙的觀念。[86] 而這件環形壺雖然圓環的造型是受到地中海地區的影響，但龍柄、雞首的裝飾，則顯示出其為中國兩晉南北朝隋代所流行的雞首壺。此器物雞首處為實心，與器腹不通，說明不是實用器，應是專門為墓葬所製作之明器，[87] 故其器形與紋樣也可納入墓葬美術的範疇。

前引中國絲綢博物館收藏的聯珠對鹿紋錦中出現的石榴紋，在北朝隋代常與摩尼寶珠、顆粒紋等圖像組合出現。在南響堂山石窟第7窟主室窟頂圖像中，居中為一蓮花，四方各有一對伎樂飛天，飛天中間是摩尼寶珠、石榴紋等圖案（圖67）。[88] 摩尼寶珠與石榴紋的構圖一致，均在蓮花座上，兩側有逗號形的枝條，兩者關係密切，可能含義相近。相似的圖像表現還可見1988年山東省諸城市南郊出土的一件菩薩像，在菩薩像腹部下方的帶子上，摩尼寶珠和石榴紋位於蓮花座上，對向呈現，周圍還點綴著小一些的摩尼寶珠（圖68）。[89] 前文中提及的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墓墓門門檻上，也出現了摩尼寶珠、石榴、顆粒紋等一同出現的情況。林良一先生援引伊拉克（Iraq）基

---

[84]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文物》，2020年1期，頁58-68。

[85] 八木春生，《中国仏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京都：法藏館，2004）。

[86] 李星明，〈南朝墓葬中的蓮花化生圖像與彌陀淨土信仰〉，《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頁25-54。

[87] 關於雞首壺的功能，一般有注壺和明器兩種觀點，任志錄先生曾提示筆者此類器物實乃墓葬明器，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88] 陳傳席主編，《響堂山石窟》（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上冊，頁194-196。

[89]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圖版編2，圖版5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什（Kish）一號建築遺址出土的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石榴紋飾裝飾面板（圖69），石榴兩側被半棕櫚葉包裹，下方的結節帶在古波斯地區象徵著「豐饒之源——光明」。⑨⓪ 可知石榴紋在西亞與光明有一些關聯，這與石榴紋在中國佛教、墓葬中的含義有相近之處。而在西亞地區以半棕櫚葉包裹兩側的風格不僅限於石榴，也出現在葡萄等其他果實，即兩側的半棕櫚葉不變，中間的果實可以互換。⑨① 這種圖案的構成方式與中國北朝隋代摩尼寶珠、顆粒紋、石榴紋等紋樣是一致的，只不過在中國是以「蓮花座+半忍冬+逗號形枝條」為基本的圖像模式，中間部分的圖案可以是摩尼寶珠、顆粒紋/葡萄、石榴，甚至是香爐。⑨②

至此，筆者簡略追索了葡萄紋，以及石榴紋與本文所要討論的瓷器上的顆粒紋之間的關聯。誠然，瓷器上的顆粒紋的源頭究竟是聖樹的果實，亦或是葡萄，筆者並無法做確切的判定，但這也不影響本文最終的結論，因為來自希臘羅馬的葡萄紋本身就是與天上樂園、升天思想有關，這與中國北朝隋代墓葬中顆粒紋代表再生、復活等含義並不衝突。而葡萄紋及所代表的升天思想進入到犍陀羅圖像系統後，後續是否被佛教吸收轉化而成為一種「聖樹的果實」，這是紋樣史中涉及圖像傳播的複雜議題，筆者目前並無答案，有待後續進一步的研究。

最後做一總結。本文著眼於北朝至隋代所新出現的一類裝飾有顆粒紋的瓷器，討論這類瓷器的年代、產地、裝飾等問題。特別著重研究最具代表性的顆粒紋，討論這個紋樣是如何從源自印度的聖樹果實，經過時空的轉換，最終成為瓷器上的一種特殊裝飾。顆粒紋雖然只是南北朝瓷器上眾多裝飾紋樣的一種，但其經過絲綢之路傳播，又在佛教、墓葬藝術中轉化，最後呈現在工藝美術瓷器上，是南北朝隋代多元文化交流的有趣例證。

---

⑨⓪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298。R. W. Ferrier ed., *The Arts of Per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2, pl. 19.

⑨① 林良一，《東洋美術の裝飾文様 植物文篇》，頁298。

⑨② 中野徹，〈海石榴華文の同定〉，頁15-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記：本文獲得八木春生教授的諸多指導和建議，在與同研究室諸位學友討論交流中獲益良多。本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亦得到謝明良教授、劉朝暉教授、孫兵博士、諸詣博士、鄧泓先生等師友的幫助。特別感謝兩位匿名評審為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見。文中錯漏之處，一概為筆者責任。

基金專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空間敘事體系研究」（23&ZD278）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大方等大集經》，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13卷。
《大般涅槃經疏》，收入《大正藏》，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38卷。

近人論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80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0 *Excav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Tombs at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
2019 《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2019 *Yecheng Beiwuzhuang chutu Fojiao zaoxiang*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Excavated from Beiwuzhuang, Yecheng),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0 《太原北齊韓念祖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aiyuan
2020 *Taiyuan Beiqi Han Nianzu mu* (Han Nianzu'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Taiyuan),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王敏之
1987 〈滄州出土、徵集的幾件陶瓷器〉，《文物》，8期，頁85-86。
Wang, Minzhi
1987 "Cangzhou chutu, zhengji de jijian taociqi (Several Ceramic Vessels Excavated and Collected in Cangzhou),"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85–86.
王景荃
2009 《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
Wang, Jingquan
2009 *Stone Buddhist Statues of Henan*, Zhengzhou: Elephant Press.
王煜
2018 〈漢代伏羲、女媧圖像研究〉，《考古》，3期，頁104-1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Yu
2018 “The Study on the Figures of Fuxi and Nüwa of the Han Dynasty,” *Archaeology*, no. 3, pp. 104–115.
任志錄
2024 〈中國瓶花的早期形式〉,《故宮文物月刊》, 381期，頁98-111。
Ren, Zhilu
2024 “Zhongguo pinghua de zaoqi xingshi (Early Forms of Chinese Vase Arrangement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81, pp. 98–111.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2023 〈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 3期，頁393-434。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2023 “The Excavation of a Sui Joint Tomb of Qu Qing and His Wife in Anyang, Hena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93–434.
朱捷元、秦波
1974 〈陝西長安和耀縣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 2期，頁126-132。
Zhu, Jieyuan, and Bo Qin
1974 “Shaanxi Chang’an he Yaoxian faxian de Bosi Sashanchao yinbi (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Persia Discovered in Chang’an and Yaoxian, Shaanxi),” *Archaeology*, no. 2, pp. 126–132.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59 〈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 10期，頁541-548。
Anyang Excavation Tea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1959 “Anyang Sui Zhang Sheng mu fajue ji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i Tomb of Zhang Sheng in Anyang),” *Archaeology*, no. 10, pp. 541–548.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2014 《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Xi’an Shi wenwu baohu kaogu yanjiuyuan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2014 *Shi Jun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吳禹力
2022 〈耀州神德寺塔基出土隋朝舍利石函圖像分析〉,《中國美術研究》, 1期，頁26-34。
Wu, Yuli
2022 “Yaozhou Shendesi taji chutu Suichao shelishihan tuxiang fenxi (An Iconographic Analysis of the Sui Stone Reliquary Unearthed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Pagoda at Shende Monastery in Yaozhou),” *Research of Chinese Fine Arts*, no. 1, pp. 26–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星明
2020 〈南朝墓葬中的蓮花化生圖像與彌陀淨土信仰〉,《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25-54。
Li, Xingming
2020 "The Image of Lotus Flowers and the Belief of Amida Pure Land in the Tomb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Journal of the Silk Road Studies*, vol. 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25–54.
李梅田
2021 〈再讀隋李靜訓墓及其葬儀〉,《華夏考古》,5期,頁85-90、112。
Li, Meitian
2021 "A Reinterpretation of Li Jingxun's Tomb and Its Burial Rites in Sui Dynasty," *Huaxia Archaeology*, no. 5, pp. 85–90, 112.
李裕群
2023 〈從鄴城到晉陽——八賦嶺道上的北齊石窟〉,《文物》,11期,頁86-96、40。
Li, Yuqun
2023 "From Yecheng to Jinyang: Grottoes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on the Bafuling Road,"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86–96, 40.
李鑫
2024 〈北朝至隋代冀南豫北地區陶瓷手工業的發展進程〉,《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期,頁57-63。
Li, Xin
2024 "Development of the Ceramic Handicraft Industry in Southern Hebei and Northern Henan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Dynasty,"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6, pp. 57–63.
周仁、李家治
1982 〈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收入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87-306。
Zhou, Ren, and Jiazhi Li
1982 "Zhongguo lidai mingyao taoci gongyi de chubu kexue zongjie (A Preliminary Scientific Summary of the Ceramic Technologies of Famous Kilns in China)," in Chinese Ceramic Society ed., *Zhongguo gu taoci lunwenji* (Collected Essays on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87–306.
尚剛
2012 《古物新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Shang, Gang
2012 *Guwu xinzhi* (New Insights into Ancient Artifact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繁文
2012 〈隋代李靜訓墓研究——兼論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華夏考古》,1期,頁100-110、119。
Zhou, Fanwen
2012 "Study of the Sui Period of Li Jingxun Tomb: Also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Use of House-Shaped Sarcophagi before the Tang Dynasty," *Huaxia Archaeology*, no. 1, pp. 100–110, 119.
林聖智
2019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Lin, Sheng-chih
2019 *Image and Ornam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1989 《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1989 *Zhongguo shiku Gongxian shikusi* (Chinese Grottoes: Gongxian Grotto Templ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陳明達主編
1989 《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3》,北京:文物出版社。
Chen, Mingda ed.
1989 *Zhongguo meishu quanji diaosu pian 13*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t: Sculpture, vol. 13),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姜伊
2024 〈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伏羲女媧圖像研究〉,《考古學集刊》,第30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62-181。
Jiang, Yi
2024 "Iconographic Study of Fuxi and Nüwa during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rough the Sui and Tang Periods," in *Archaeological Collectanea*, vol. 30,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pp. 162–181.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66 〈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期,頁27-42。
Sha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1966 "Shaanxi Sheng Sanyuan Xian Shuangshengcun Sui Li He mu qingli jianbao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i Tomb of Li He at Shuangsheng Village, Sanyu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7–4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3 《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3 *Xi'an Beizhou An Jia mu* (The Northern Zhou Tomb of An Jia in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陝西省美術博物館
2023 《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西安：陝西省美術博物館。
Shaanxi Province Art Museum
2023 *Cong tuxiang dao tuhui: Shaanxi Sheng meishu bowuguan cang tuxiang lei tapian jingpin shangxi* (From Image to Drawing: Selected Rubbings of Pictorial Motif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haanxi Provincial Art Museum), Xi'an: Shaanxi Province Art Museum.
張建宇
2020 〈從趙州到波士頓：端方舊藏隋范氏造像的分合因緣〉，《美術研究》，4期，頁24-29。
Zhang, Jianyu
2020 "Cong Zhaozhou dao Boshidun: Duan Fang jiucang Sui Fanshi zaoxiang de fenhe yinyuan (From the Zhaozhou to Boston: The Provenance and Division of the Sui Dynasty Fan Family Statue Formerly Owned by Duan Fang)," *Arts Research*, no. 4, pp. 24–29.
張柏主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ai ed.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Hebei Volume*,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Henan Volume*,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張倩儀
2010 《魏晉南北朝升天圖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Zhang, Qianyi
2010 *Wei Jin Nanbeichao shengtian tu yanjiu* (A Study of Ascension Imagery in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張得水主編
2024 《安陽隋張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Zhang, Deshui ed.
2024 *Anyang Sui Zhang Sheng mu* (The Sui Tomb of Zhang Sheng at An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張廣立編繪
1988 《中國古代石刻紋樣》，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ang, Guangli, compiled and illustrated by
1988 *Zhongguo gudai shike wenyang* (Ancient Chinese Stone-Carved Decorative Patterns),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編；談晟廣主編
2022《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增訂典藏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Art Museum ed.; Tan, Shengguang ed.
2022 *Utensils and Ornaments Endlessly Fine: National Treasures from Afghanistan at the Cultural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Shanghai: Shanghai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ublishing House.
陳傳席主編
2014《響堂山石窟》，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Chen, Chuanxi ed.
2014 *Xiangtangshan shiku* (The Xiangtangshan Grottoes),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黃夏
2019〈阿弥陀仏五十二菩薩像の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
2022〈佛教造像中的「樹葉化生」圖像研究——以北朝至隋唐時期的阿彌陀造像為中心〉，《藝術百家》，2期，頁161-170。
Huang, Xia
2019 "Amida Butsu gojūni bosatsu-zō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Fifty-Two Bodhisattvas of Amitābha)," PhD diss., Waseda University.
2022 "The Image of "Shuyehuasheng" in Buddhist Statues: Centered on the Statues of Amitabha from the North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undred Schools in Arts*, no. 2, pp. 161–170.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1982《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
Dunhuang Academy ed.
1982 *Zhongguo shiku Dunhuang Mogaoku (yi)* (Chinese Grottoes: The Mogao Caves at Dunhuang [Vol. 1]),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黃明蘭編著
1987《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Huang, Minglan, compiled and edited
1987 *Luoyang Beiwei shisu shike xianhua ji* (Line Drawings of Secular Stone Reliefs from the Northern Wei at Luoyang),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黃盼
2024〈北響堂石窟區域考古2024年工作〉，《會議紀要：2024年度河北考古成果交流彙報會（二）》，河北考古微信公眾號，12月27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uang, Pan
2024 “Beixiangtang shiku quyu kaogu 2024 nian gongzuo (Regional Archaeological Work at the Beixiangtang Caves, 2024),” *Huiyi jiyao: 2024 niandu Hebei kaogu chengguo jiaoliu huibao hui (er)* (Proceedings of the 2024 Hebei Archaeological Results Exchange Conference [II]), Hebei Archaeology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December 27.

楊軍凱
2003 〈北周史君墓石槨東壁浮雕圖像初探〉,《藝術史研究》, 第5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189-198。

Yang, Junkai
2003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Eastern Panels from the Tomb of Shi Jun in Northern Zhou Period,”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no. 5,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pp. 189–198.

楊效俊
2015 〈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為中心〉，《考古與文物》，5期，頁80-87。

Yang, Xiaojun
2015 “The Iconography and Style of the Stone Container for Renshou Sarira from the Capital Area of the Sui Dynasty: A Discussion Centered on the Sarira Stone Container at the Shende Temple,”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80–87.

葛承雍
2020 〈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文物》, 1期，頁58-68。
2025 〈敦煌天王畫細節：胸甲護鏡中的西方藝術〉,《故宮博物院院刊》, 1期，頁4-17。

Ge, Chengyong
2020 “Asko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Daxingcheng—Artistic Research on Askos Found in the Sui Dynasty Tomb at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58–68.
2025 “An Analysis of The Exotic Elements in the Armored Breast Protectors of the Heavenly Kings in Dunhuang Mural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4–17.

榮新江
2024 〈海外回歸的兩件粟特彩繪浮雕石床前檔圖像〉,《故宮博物院院刊》, 1期，頁21-29。

Rong, Xinjiang
2024 “On Two Color-painted Gilt Bas-relief Stone-Bed Front-Panels Repatriated from Oversea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21–29.

趙文軍
2009 〈安陽相州窯的考古發掘與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 第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97-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Zhao, Wenjun
2009 "Anyang Xiangzhouyao de kaogu fajue yu yanjiu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Study of the Xiangzhou Kiln in Anyang)," *The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vol. 15,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pp. 97–110.
趙聲良
2002 〈敦煌壁畫說法圖中的聖樹〉,《藝術史研究》,第4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頁223-254。
2016 〈樹下說法圖〉,《敦煌研究》,1期,頁2。
2021 〈光與色的旋律——敦煌隋代壁畫裝飾色彩管窺〉,《敦煌研究》,3期,頁1-12。
2023 《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Zhao, Shengliang
2002 "Holy Trees in the Dunhuang Preaching Wall Paintings," *The Studies in Art History*, vol. 4, Guangzhou: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pp. 223–254.
2016 "Shuxia shuofa tu (Preaching Under the Tree)," *Dunhuang Research*, no. 1, p. 2.
2021 "The Melody of Light and Color: On the Decorative Colors in the Sui Dynasty Murals of Dunhuang," *Dunhuang Research*, no. 3, pp. 1–12.
2023 *Studies on Landscapes in Dunhuang Mural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趙豐、齊東方主編
2011 《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Zhao, Feng, and Dongfang Qi eds.
2011 *New Designs with Western Influence on the Textiles of Silk Road from 4th Century to 8th Century*,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劉未
2015 〈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編年〉,收入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心編,《慶祝魏存成先生七十歲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24-253。
Liu, Wei
2015 "Beichao muzang chutu ciqi de biannian (A Chronological Study of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Northern Dynasties Tombs)," in Frontier Archaeology Research Center, Jilin University ed., *Qingzhu Wei Cuncheng xiansheng qishi sui lunwenji*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Professor Wei Cuncheng's Seventieth Birthday),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pp. 224–253.
劉金霞
2010 〈滄州市博物館館藏瓷器選介〉,《文物春秋》,1期,頁73-75。
Liu, Jinxia
2010 "Cangzhou Shi bowuguan guancang ciqi xuanjie (Selected Porcelai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Cangzhou Museum)," *Wenwu Chunqiu*, no. 1, pp. 73–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毅
1997 〈青瓷蓮華尊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4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48-55。
Liu, Yi
1997 "Qingci lianhuazun yanjiu (A Study of Celadon Lotus-shaped Zun Vessel)," *The Studies on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vol. 4,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pp. 48–55.
謝明良
2022 〈記中國發現的狄奧尼索斯(Dionysos)圖像〉,《故宮文物月刊》,469期,頁54-63。
Hsieh, Ming-liang
2022 "Ji Zhongguo faxian de Diaonisuosi tuxiang (On the Discovery of Images of Dionysos in China),"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469, pp. 54–63.
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field)著;林保堯譯
2014 《西域美術(一):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1)》,臺北:藝術家。
Roderick Whitfield; Lin, Bao-yao trans.
2014 *Xiyu meishu (yi): Daying bowuguan Sitanyin soujipin (Dunhuang huihua 1)* (Ar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Vol. 1: Stein Collection in the British Museum [Dunhuang Paintings I]),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蘇鉉淑
2009 《東魏北齊莊嚴紋樣研究——以佛教石造像及墓葬壁畫為中心》,北京:文物出版社。
Suh, Hyun-sook
2009 *Dongwei Beiqi zhuangyan wenyang yanjiu: yi Fojiao shi zaoxiang ji muzang bihua wei zhong xin* (A Study of Decorative Motifs in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Centering on Buddhist Stone Sculptures and Tomb Mural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八木春生
1990 〈中国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摩尼(宝珠)の表現の諸相〉,《佛教藝術》,189号,頁106-125。
2004 《中国仏教美術と漢民族化:北魏時代後期を中心として》,京都:法藏館。
2006 〈神德寺靈塔遺址出土舍利容器上的涅槃圖〉,《2004年石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909-922。
Yagi, Haruo
1990 "Various Manifestations of Maṇi (Sacred Jewels) in the Period of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ina," *Ars Buddhica*, no. 189, pp. 106–125.
2004 *Chūgoku Bukkyō bijutsu to Kanminzokuka: Hokugi jidai kōki o chūshin to shite* (Siniciza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Focusing on the Late Northern Wei Period), Kyoto: Hozok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6 "Shendesi Lingta yizhi chutu sheli rongqi shang de Niepantu (The Nirvana Scene on the Reliquary Container Excavated from the Shendesi Pagoda Site)," in *Proceedings of 200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ottoes Research*,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p. 909–922.

八木春生著；姚瑤等譯

2021 《紋樣與圖像：中國南北朝時期的石窟藝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Yagi, Haruo; Yao, Yao et al. trans.

2021 *Wenyang yu tuxiang: Zhongguo Nanbeichao shiqi de shiku yishu* (Patterns and Images: Cave Art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Chin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三浦秀之助編

1926 《東西古匋金石集》，大阪：山中商會。

Miura, Hidenosuke ed.

1926 *Tōzai Kōtō Kinseki-shū* (Collection of Ancient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Bronzes and Inscriptions), Osaka: Yamanaka Shōkai.

大西磨希子

2020 〈初唐時期西方淨土變與《觀無量壽經》〉，《絲綢之路研究集刊》，第五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95-223。

Onishi, Makiko

2020 "Amitāyurdhyāna Sūtra and the Paintings of the Pure Land of Amitābha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Studies on the Silk Road*, vol. 5,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195–223.

中野徹

1968 〈海石榴華文の同定〉，《人文論究》，第十九卷，第三号，頁15-40。

Nakano, Toru

1968 "Umi zakuro kabun no dōtei (Identification of the Tsubaki-hana [Camellia Flower] Motif)," *Jinbun Ronkyū* (Studies in Humanities), vol. 19, no. 3, pp. 15–40.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1937 《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Mizuno, Seiichi, and Toshio Nagahiro

1937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of Hsiang-t'ang-ssu on the Frontier of Honan and Hopei*, Kyoto: Tōhō Bunka Gakuin Kyoto Kenkyūjo (Eastern Asiatic Cultural Academy, Kyoto Institute).

田辺理

2019 〈ボストン美術館蔵ガンダーラ縦型石版の人物葡萄唐草文〉，《國華》，第1482号，第124編，第9冊，頁7-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22 《ガンダーラの仏教彫刻と生天思想》，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

Tanabe, Tadashi

2019 “Bosuton Bijutsukan-zō Gandāra tategata sekiban no jinbutsu budō karakusamon (The Vine Scrolls and Figures on the Gandhāran Vertical Relief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Kokka*, no. 1482, vol. 124, no. 9, pp. 7–21.

2022 *Gandhāran Art and the Thought of Rising to Heaven*, Tokyo: Chuokouron bijyutsu.

田辺勝美

2021 〈仏教植物図像学(1)：インド仏教美術のマンゴー〉，《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39号，頁1-34。

Tanabe, Katsumi

2021 “Buddhist Plant Iconography (1): Mango in Indian Buddhist Art and Literature,” *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no. 39, pp. 1–34.

石渡美江

1999 《楽園の図像：海獣葡萄鏡の誕生》，東京：吉川弘文館。

Ishiwata, Mie

1999 *Rakuen no zuzō: Kaijū budōkyō no tanjō* (Iconography of Paradise: The Birth of the Sea-Creature-and-Grapevine Mirrors),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百橋明穂、中野徹責任編集

1997 《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4巻，隋·唐，東京：小學館。

Donohashi, Akio, and Toru Nakano eds.

1997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4, Sui and Tang, Tokyo: Shogakukan.

東京国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経済新聞社編

1985 《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

Tokyo National Museum, Osaka City Museum of Fine Arts, and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eds.

1985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Antiquity and Middle Ages from USSR*, Tokyo: Nihon Keizai Shimbunsha.

松原三郎

1995 《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

Matsubara, Saburo

1995 *Chūgoku Bukkyō chōkoku shiro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Tokyo: Yoshikawa Kobunkan.

林良一

1973 〈仏教美術の装飾文様2：聖樹1〉，《佛教藝術》，93号，頁114-130。

1974 〈仏教美術の装飾文様3：聖樹2〉，《佛教藝術》，96号，頁101-122。

1992 《東洋美術の装飾文様 植物文篇》，京都：同朋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yashi, Ryoichi
1973 “The Ornamental Pattern in the Buddhist Art (No.2): Holy Trees,” *Ars Buddhica*, no. 93, pp. 114–130.
1974 “The Ornamental Patterns in the Buddhist Art (No. 3) Holy Trees (2),” *Ars Buddhica*, no. 96, pp. 101–122.
1992 *Decorative Plant Motifs in Oriental Art*, Kyoto: Dohosha.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
1999 《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東京：小學館。
Koezuka, Takashi, and Akira Miyaji eds.
1999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13, India I, Tokyo: Shogakukan.
長谷部楽爾編
1973 《中国美術》，第五卷，陶磁，東京：講談社。
Hasebe, Gakuji ed.
1973 *Chinese Art*, Vol. 5: Ceramics, Tokyo: Kodansha.
香川默識編
1915 《西域考古圖譜》，東京：國華社。
Kagawa, Mokushiki ed.
1915 *Seiiki Koko Zufu* (Illustrated Record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okyo: Kokkasha.
倉本尚徳
2016 《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
Kuramoto, Shotoku
2016 *Studies of Inscriptions on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t Sculpture*, Kyoto: Hozokan.
栗田功
2002 《ガンダーラ美術II：仏陀の世界 改訂増補版》，東京：二玄社。
Kurita, Isao
2002 *Gandhāran Art II: The World of the Buddh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Tokyo: Nigensha.
曽布川寛、岡田健責任編集
2000 《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3卷，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
Sobukawa, Hiroshi, and Ken Okada eds.
2000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3, Three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kyo: Shogakukan.
龍村平蔵
1970 《錦とボロの話》，東京：學生社。
Tatsumura, Heizo
1970 *Nishiki to boro no hanashi* (Stories of Brocade and Rags), Tokyo: Gakusei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errier, R. W. ed.
1989 *The Arts of Per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riest, Alan
1944 *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Sirén, Osvald
1925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ver 900 Specimens in Stone, Bronze, Lacquer and Wood, Principally from Northern China*, London: Ernest Benn, Ltd.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6（檢索日期：2025年2月23日）。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703（檢索日期：2025年3月25日）。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798（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12931/back-panel-from-a-mortuary-couch?ctx=534a7d92-bda6-43f1-8257-ac4ee0444e6c&idx=1（檢索日期：2025年3月5日）。
東京國立博物館
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25975（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數字敦煌
https://www.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057/0001/0004/01（檢索日期：2025年5月31日）。
https://www.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321/0001/0004/01（檢索日期：2025年3月1日）。
https://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061/0001/0002/01（檢索日期：2025年3月1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a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27。
圖1b 筆者拍攝。
圖2a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頁16。
圖2b 筆者拍攝。
圖3 安陽鄧泓先生提供。
圖4 長谷部楽爾編,《中国美術》,第五巻,陶磁(東京:講談社,1973),圖版10。
圖5a 筆者拍攝。
圖5b 筆者拍攝。
圖5c 安陽鄧泓先生提供。
圖6a 陳明達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篇13》(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116。
圖6b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河北磁縣・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における北齊時代の石窟寺院》(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7),第四十四圖。
圖7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編,談晟廣主編,《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增訂典藏版)》(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2),頁34。
圖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石窟·鞏縣石窟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261。
圖9 筆者拍攝。
圖10 筆者拍攝。
圖11 筆者拍攝、鄧泓提供。
圖12 周仁、李家治,〈中國歷代名窯陶瓷工藝的初步科學總結〉,收入中國硅酸鹽學會編,《中國古陶瓷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287-306,圖版肆拾肆:1。
圖13 筆者拍攝。
圖14 安陽鄧泓先生提供。
圖15 張得水主編,《安陽隋張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頁144。
圖16 筆者拍攝、鄧泓先生提供。
圖17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頁382-385。
圖18 王景荃,《河南佛教石刻造像》,頁382-385。
圖19 百橋明穗、中野徹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4卷,隋·唐(東京:小學館,1997),頁171。
圖20 八木春生先生提供。
圖21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4798(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圖22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東京:小學館,1999),頁44。
圖23 肥塚隆、宮治昭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13卷,インド1,頁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4　栗田功，《ガンダーラ美術II：仏陀の世界 改訂増補版》（東京：二玄社，2002），頁288，圖版886。

圖25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3），頁55。

圖26ab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圖版60。

圖26c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57。

圖27ab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一）》，圖版109。

圖27c　趙聲良，《敦煌壁畫風景研究》，頁57。

圖28　數字敦煌：https://www.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057/0001/0004/01（檢索日期：2025年5月31日）。

圖29a　東京國立博物館：https://webarchives.tnm.jp/imgsearch/show/C0025975（檢索日期：2025年6月5日）。

圖29b　陳思遙拍攝。

圖29c　黃盼，〈北響堂石窟區域考古2024年工作〉，《會議紀要：2024年度河北考古成果交流彙報會（二）》，河北考古微信公眾號，2024年12月27日。

圖30ab　Antisymmetry拍攝。

圖30c　周天繪製。

圖31　陳思遙拍攝。

圖32　楊效俊，〈隋代京畿地區仁壽舍利石函的圖像與風格——以神德寺舍利石函為中心〉，《考古與文物》，2015年5期，頁81-83。

圖33　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A_1919-0101-0-6（檢索日期：2025年2月23日）。

圖34　數字敦煌：https://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061/0001/0002/01（檢索日期：2025年3月1日）。

圖35　數字敦煌：https://www.e-dunhuang.com/showmural/10.0001/0001/0001/0321/0001/0004/01（檢索日期：2025年3月1日）。

圖36　東京国立博物館、大阪市立美術館、日本経済新聞社編，《シルクロードの遺宝：古代・中世の東西文化交流》（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1985），圖版106。

圖37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韓念祖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11及圖版三九。

圖38　曽布川寛、岡田健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3卷，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121。

圖39a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78。

圖39b　筆者拍攝。

圖40　Antisymmetry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1 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https://collections.mfa.org/objects/12931/back-panel-from-a-mortuary-couch?ctx=534a7d92-bda6-43f1-8257-ac4ee0444e6c&idx=1（檢索日期：2025年3月5日）。

圖42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109。

圖43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頁102。

圖4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頁132。

圖45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頁137。

圖46 筆者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北周史君墓》，頁137改繪。

圖47 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西安：陝西省美術博物館，2023），頁129。

圖48 筆者繪製。

圖49a 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頁129。

圖49b 筆者繪製。

圖50 筆者拍攝。

圖51 筆者繪製。

圖52 筆者拍攝、繪製。

圖53 筆者拍攝、繪製。

圖54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6。

圖55 筆者拍攝，線繪圖取自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396。

圖56a 筆者拍攝

圖56b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404。

圖57 陝西省美術博物館，《從圖像到圖繪：陝西省美術博物館藏圖像類拓片精品賞析》，頁132。

圖58a 筆者改繪。石堂整體線圖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9，圖八；石堂正門線圖為徐呈瑞先生繪製；石堂兩側直櫺窗線圖取自張廣立編繪，《中國古代石刻紋樣》（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頁85。

圖58b 筆者改繪。

圖59a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42703（檢索日期：2025年3月25日）。

圖59b 諸詣拍攝。

圖60 諸詣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1　三浦秀之助編，《東西古匋金石集》（大阪：山中商會，1926），第一輯，第三十五圖。

圖62　尚剛，《古物新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2012），頁15，圖1.11。

圖63　龍村平蔵，《錦とボロの話》（東京：學生社，1970），口繪。

圖64　百橋明穗、中野徹責任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4卷，隋·唐（東京：小學館，1997），頁273。

圖65　趙豐、齊東方主編，《錦上胡風——絲綢之路紡織品上的西方影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182-184。

圖66　葛承雍，〈環形壺：從地中海到大興城——西安隋墓出土環形壺（askos）藝術研究〉，《文物》，2020年1期，頁61，圖一及圖四。

圖67　陳傳席主編，《響堂山石窟》（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上冊，頁194。

圖68　松原三郎，《中國仏教雕刻史論》（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圖版編2，圖版527。

圖69　R. W. Ferrier ed., *The Arts of Persi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2, pl.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a 青瓷貼花尊 北朝至隋
高36.4公分 口徑14.8公分
河南省鶴壁市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圖1b 同上 局部



圖2a 青瓷貼花龍柄壺 北朝至隋
高39.5公分 口徑9.5公分
河北省滄州市第一磚廠出土
河北省滄州市博物館藏



圖2b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 青瓷貼花尊殘件 北朝至隋
河南省安陽市採集 奧岳齋藏



圖4 青瓷蓮花尊 北朝 高52公分
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藏



圖5a 鶴壁例顆粒紋



圖5b 滄州例顆粒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c　安陽例顆粒紋



圖6a　河北省邯鄲市北響堂山石窟第七窟塔形龕上方的寶瓶與摩尼寶珠　北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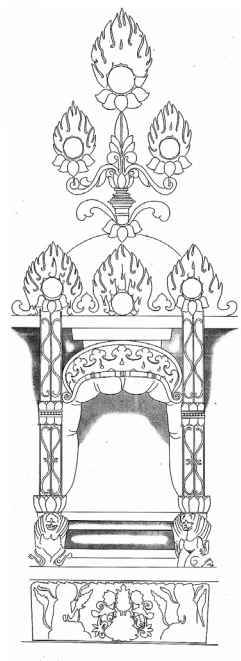


圖6b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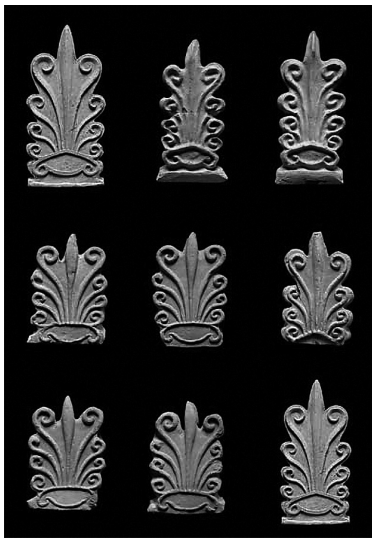


圖7 棕櫚葉形瓦簷飾 公元前三世紀 高28~36公分 阿富汗阿伊哈努姆（Ai-Khanoum, Afghanistan）遺址宮殿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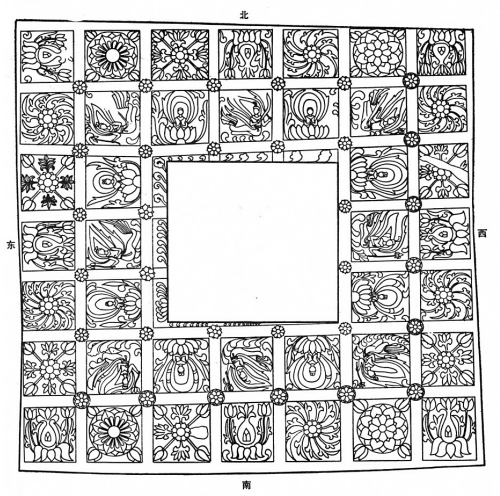


圖8 河南鞏縣石窟第4窟窟頂（線繪圖） 北魏



圖9a 李迴香造太子思惟像 東魏武定二年（544） 河北省臨漳縣北吳莊遺址出土 河北鄴城考古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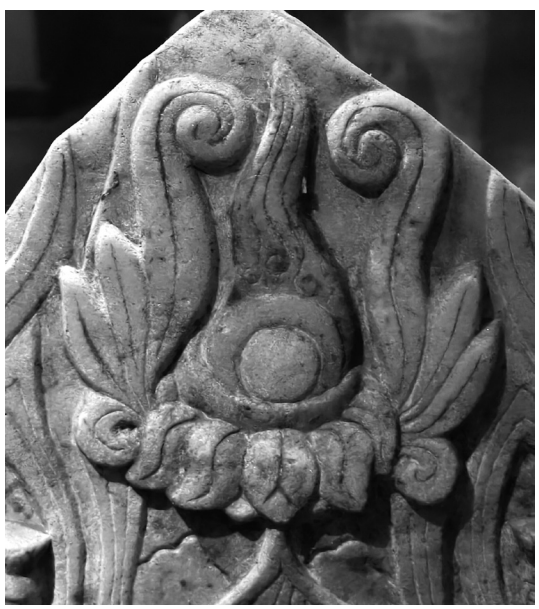


圖9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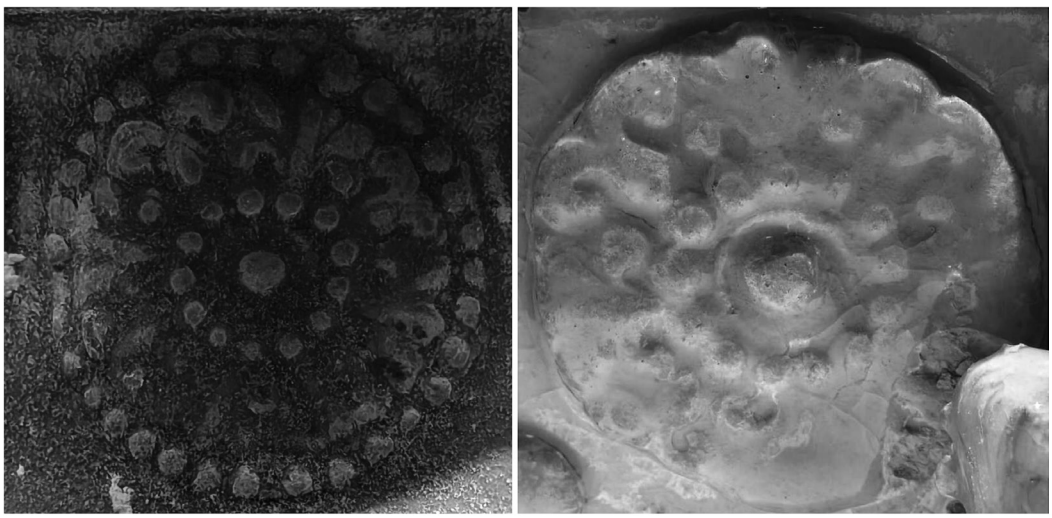


圖10　鶴壁例與滄州例團花紋對比



圖11　滄州例與安陽例獸面紋對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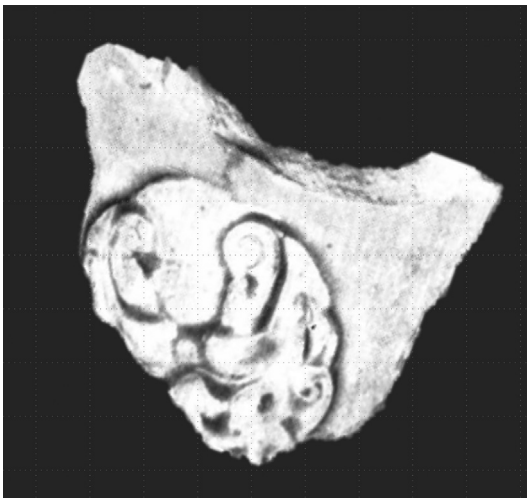


圖12 獸面紋瓷片 北朝至隋 河北景縣封氏墓群出土



圖13 鶴壁例獸面紋



圖14a 青瓷貼花尊殘件（紋樣剝落） 北朝至隋 河南省安陽市採集 奧岳齋藏



圖14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白瓷貼花壺（一對）　隋　河南安陽隋開皇十四年（594）張盛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圖16　安陽例與張盛墓出土品獸面紋對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7a 荀國醜造像 隋開皇二年（582）
通高190公分 河南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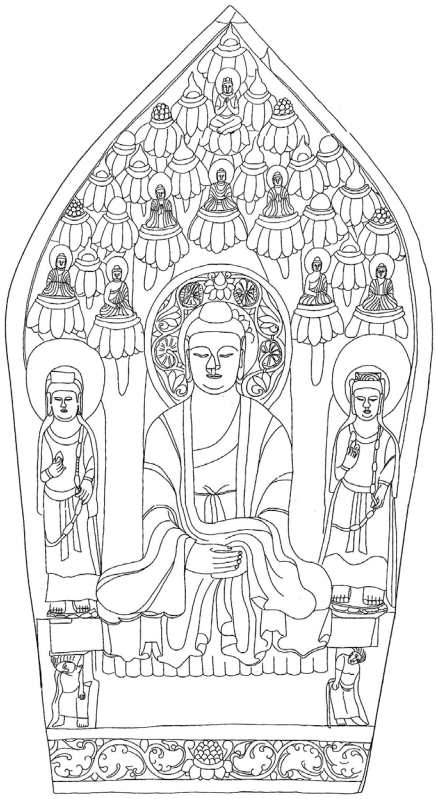


圖17c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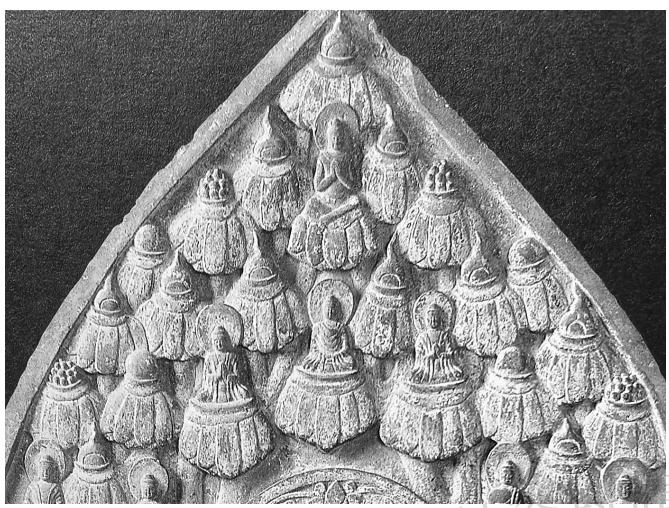


圖17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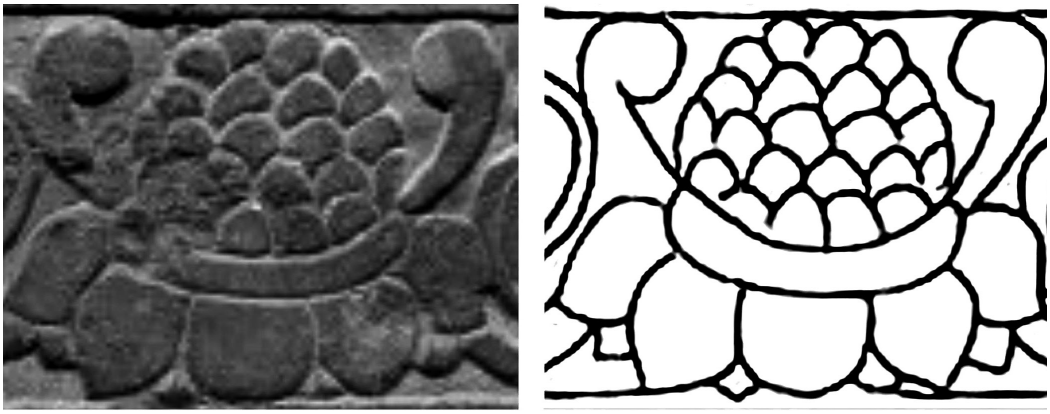


圖18　荀國醜造像底座正面中間的顆粒紋及線繪圖



圖19a　范氏造金銅佛像　隋開皇十三年（592）　傳河北趙縣出土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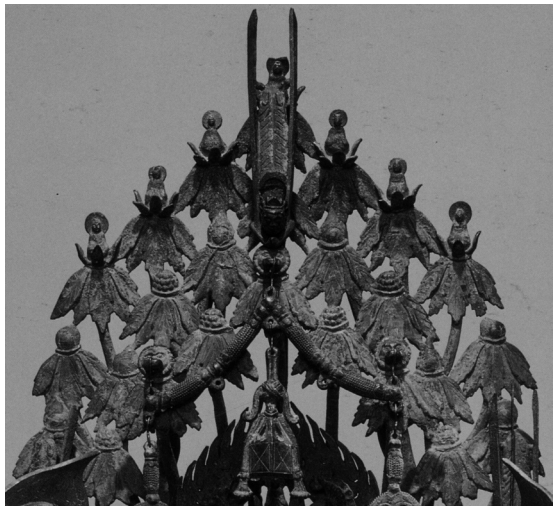


圖19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四川省綿陽市聖水寺佛道合龕造像中的「樹葉化生」圖像 唐永徽元年（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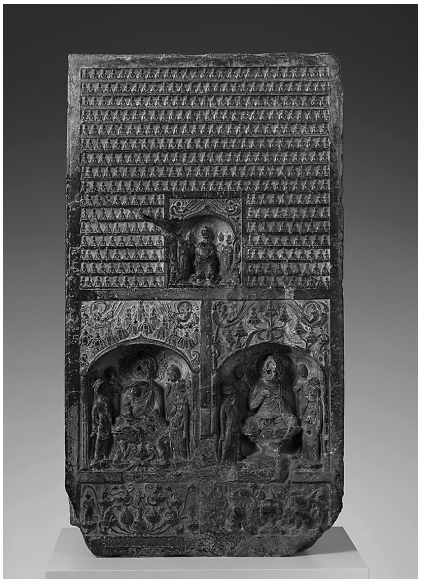


圖21a 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造像碑 初唐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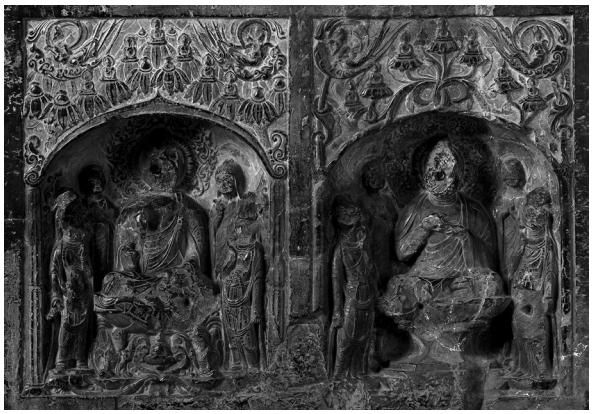


圖21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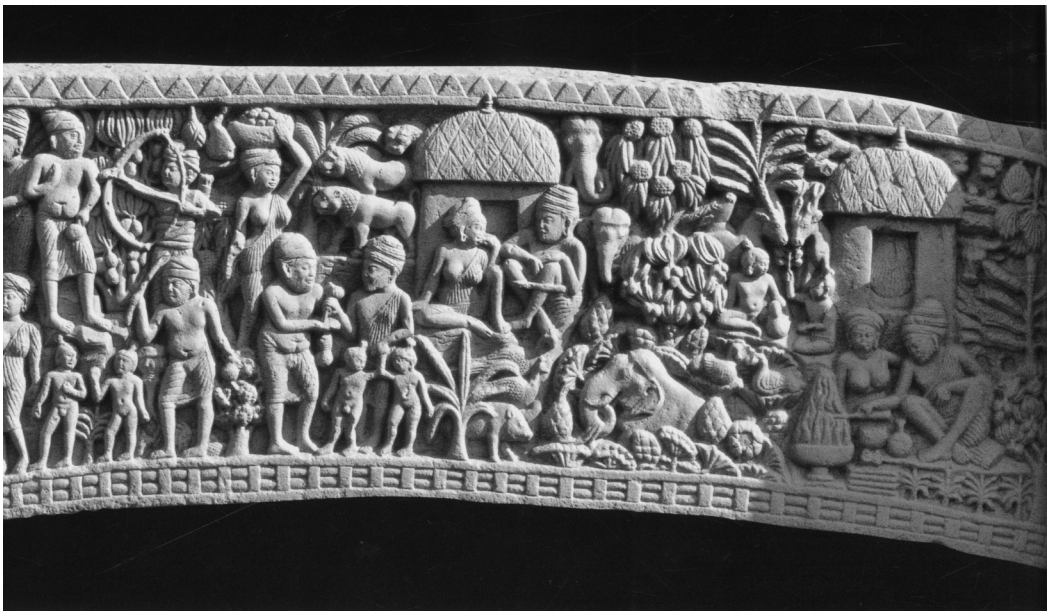


圖22　本生故事圖中的各類植物　一世紀初　印度桑奇1號佛塔北門第三橫樑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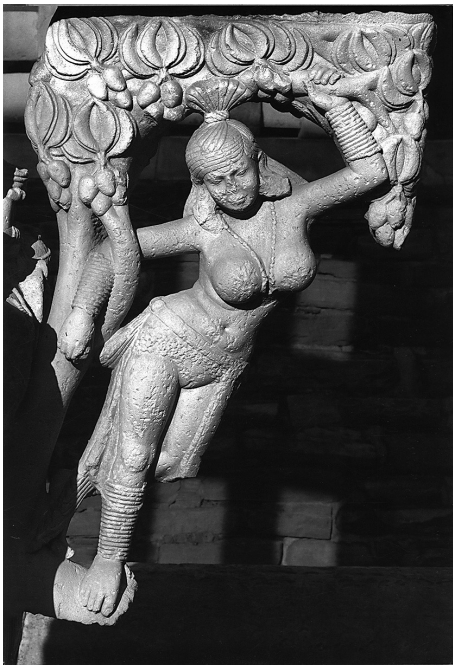


圖23　藥叉與芒果　一世紀初　印度桑奇1號佛塔東門



圖24　半跏思惟像　三世紀　個人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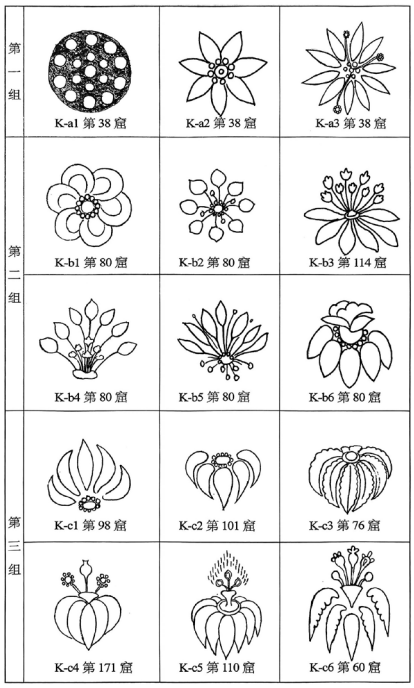


圖25 克孜爾石窟中的芒果聖樹（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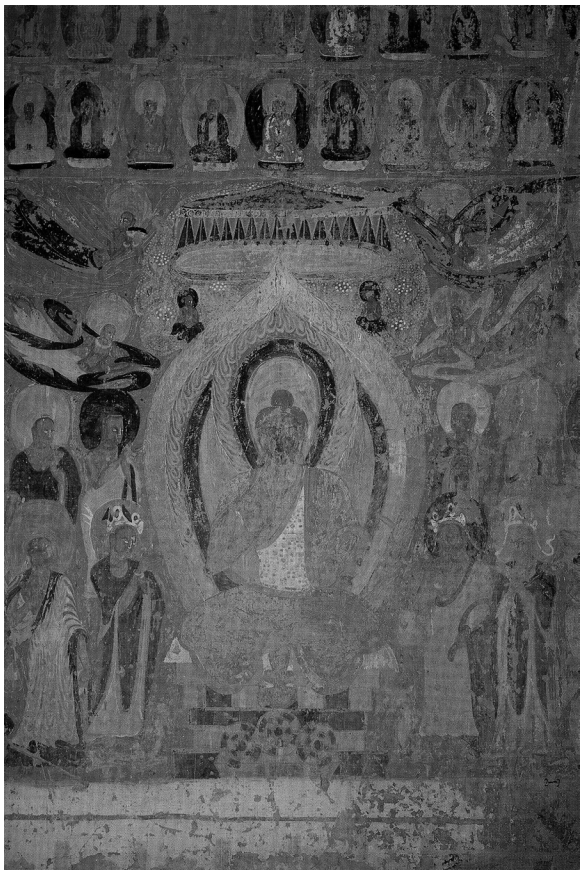


圖26a 敦煌260窟北壁前壁說法圖 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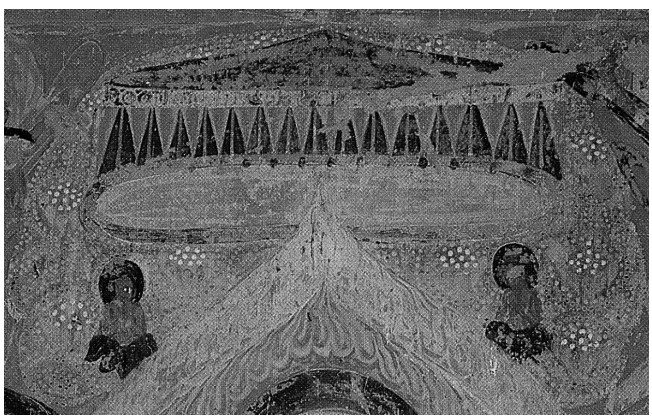


圖26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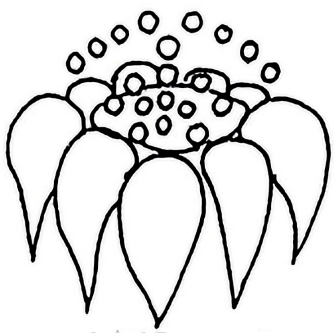


圖26c 同上 顆粒紋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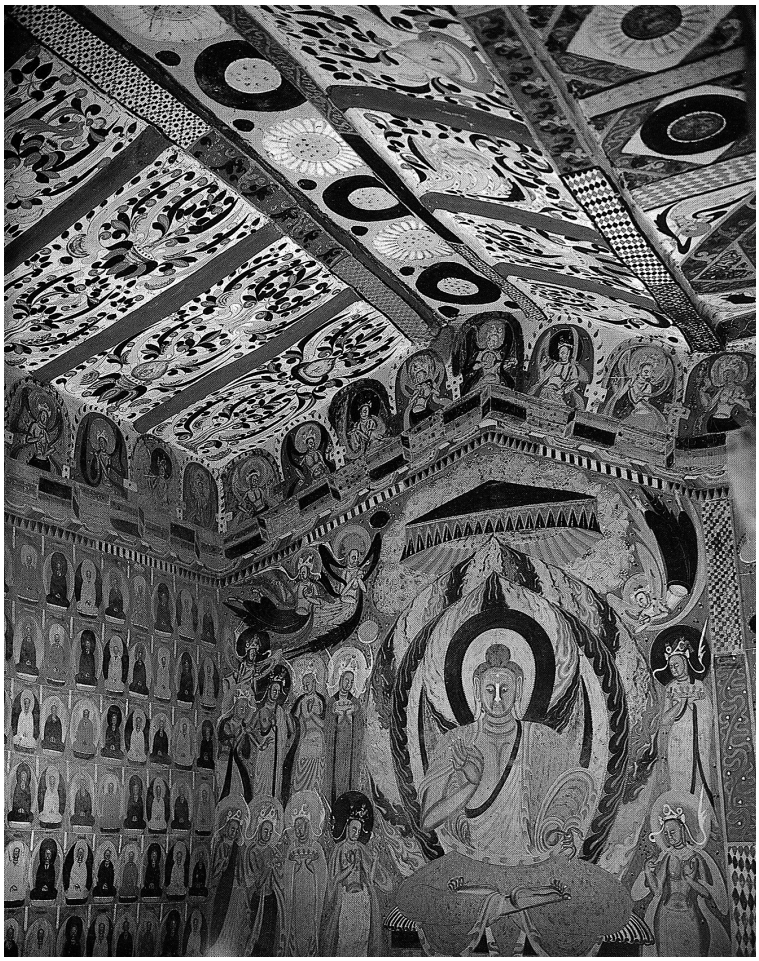


圖27a　敦煌288窟西壁說法圖　西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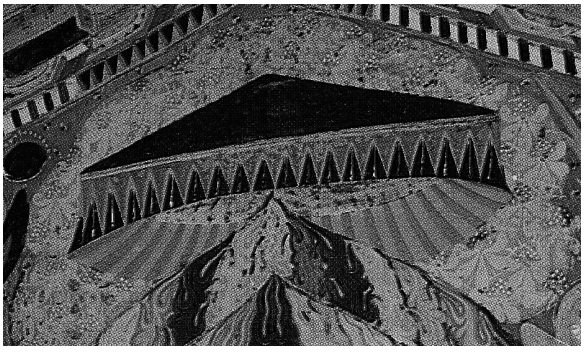


圖27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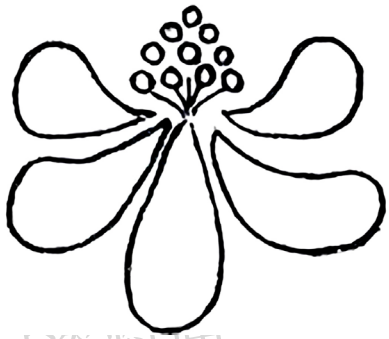


圖27c　同上　顆粒紋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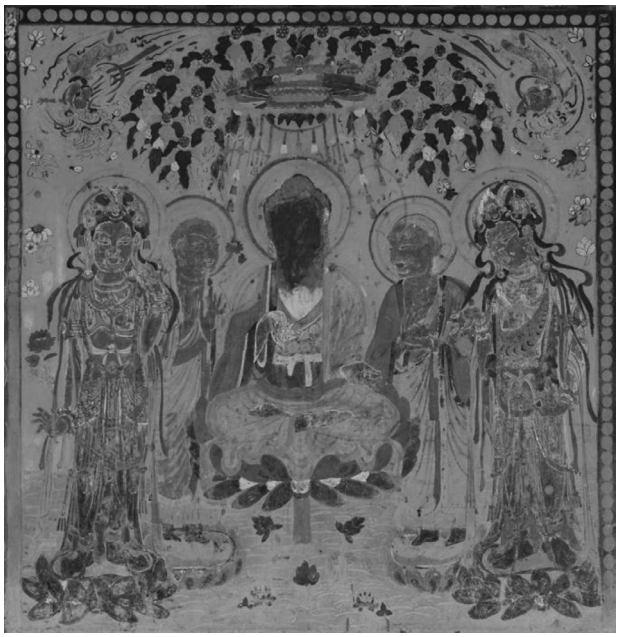


圖28a 敦煌57窟北壁說法圖 初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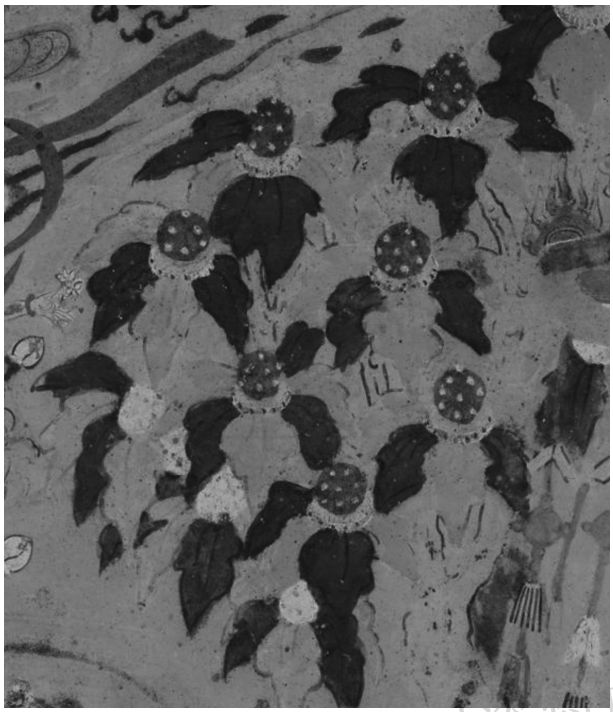


圖28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a　瓦磚龕佛浮雕像　北齊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河口慧海蒐集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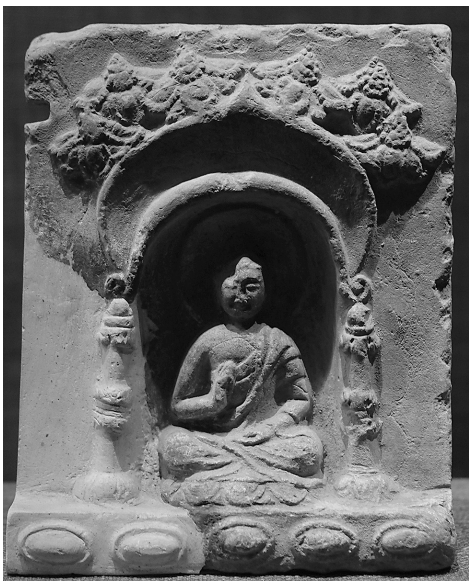


圖29b　佛像磚　北齊　河北省邯鄲市博物館藏



圖29c　佛像磚　北齊　2024年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北響堂山石窟寺建築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a 釋迦三尊像 北齊天統五年（569） 美國堪薩斯州納爾遜—阿特金斯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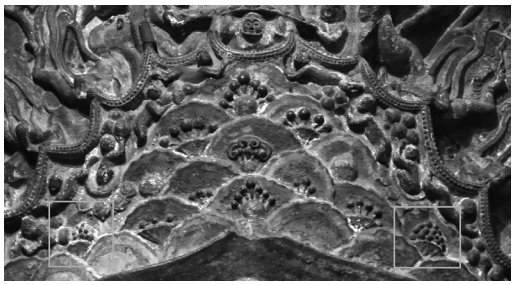


圖30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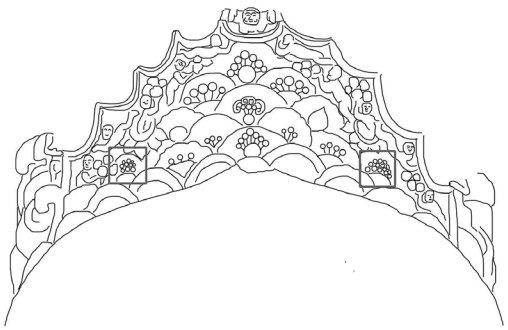


圖30c 同上 局部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a　白石雕菩薩像殘件　北齊　河北省邯鄲市成安縣南街村寺廟遺址出土　河北省邯鄲市博物館藏



圖31b　同上　背面



圖32a　舍利石函（線繪圖）　隋仁壽四年（604）　陝西省耀縣神德寺塔基遺址出土



圖32b　同上　石函北面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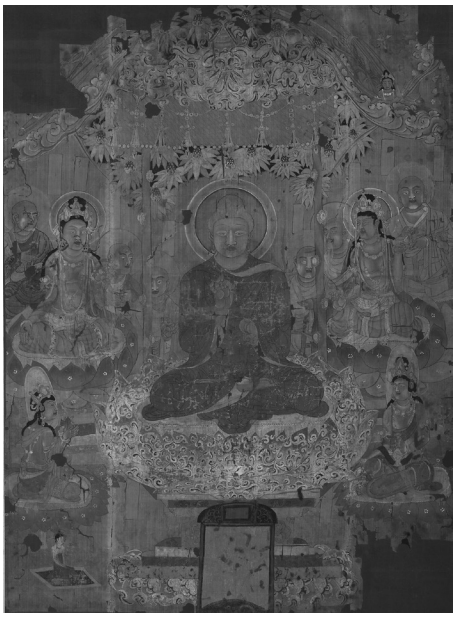


圖33a 《樹下說法圖》 初唐 大英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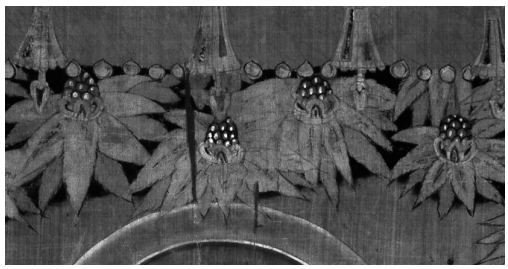


圖33b 同上 局部



圖34 敦煌61窟法華經變圖 局部 五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5a 敦煌321窟阿彌陀經變圖 局部 初唐



圖35b 同上 局部



圖36 彩繪武士俑 六世紀 新疆庫車克孜爾出土 俄羅斯冬宮博物館藏



圖37 陶武士俑及線繪圖 北齊天統四年（568） 山西省太原市韓念祖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8 迦毗羅神王 隋開皇九年（589）
河南省安陽市靈泉寺大住聖窟



圖39a 倚坐佛像 北齊 河北鄴城北吳莊出土



圖39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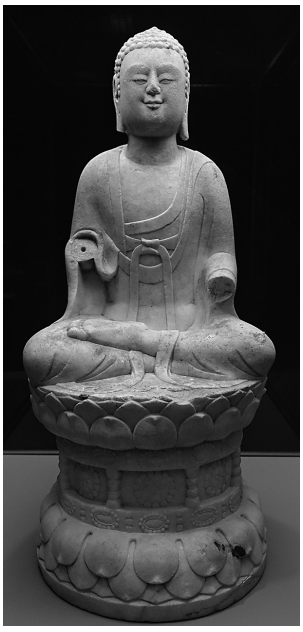


圖40a 坐佛像 北齊至隋 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阿特金斯美術館藏



圖40b 同上 局部



圖41 石床圍屏 北齊至隋 局部 傳河南安陽出土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42 史君墓石堂西壁第三幅浮雕（線繪圖） 北周大象二年（580） 陝西省西安市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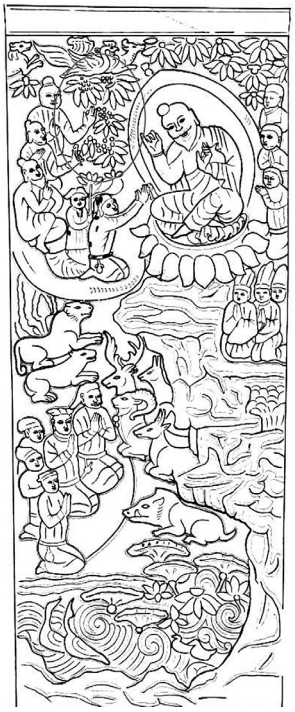


圖43 史君墓石堂西壁第一幅浮雕（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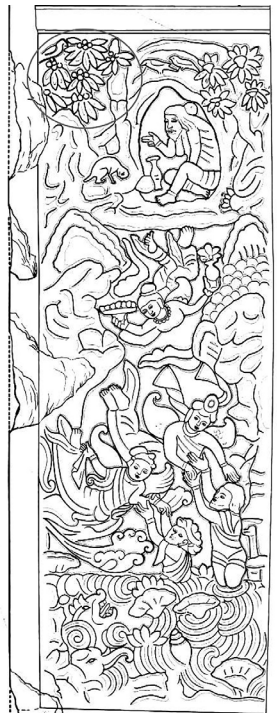


圖44 史君墓石堂北壁第五幅浮雕（線繪圖）



圖45 史君墓石堂東壁浮雕（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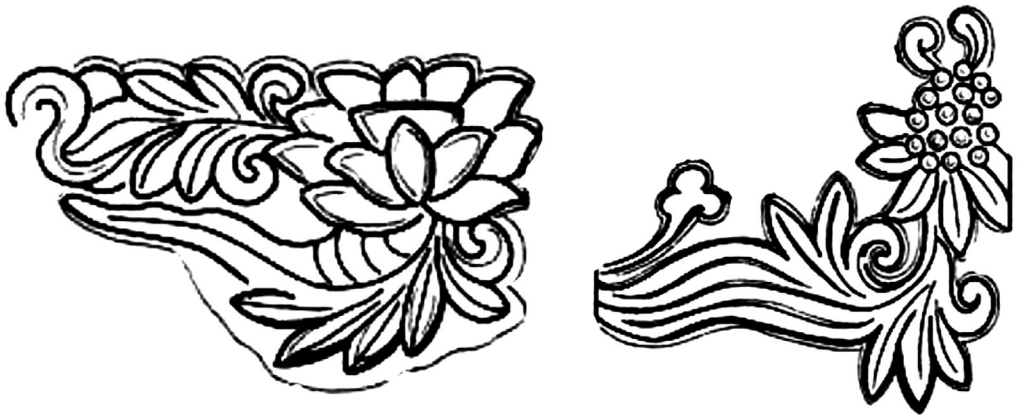


圖46　史君墓石堂東壁浮雕中的蓮化生與顆粒紋（線繪圖）



圖47　李和墓石棺蓋板拓片　隋開皇二年（582）
陝西省三原縣出土　陝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8a 伏羲與顆粒紋（反色處理） 李和墓石棺蓋板拓片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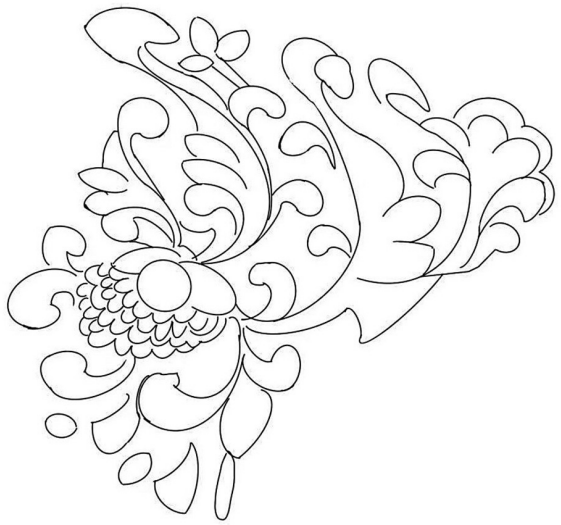


圖48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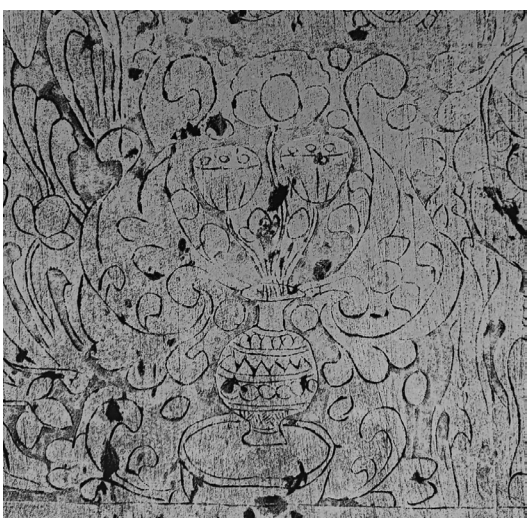


圖49a 插花寶瓶（反色處理） 李和墓石棺蓋板拓片 局部



圖49b 同上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0　麴慶墓石門及門檻　隋開皇十年（590）
河南省安陽市出土



圖51　麴慶墓石門檻上圖案線繪圖



圖52　麴慶墓石門檻上的顆粒紋及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3 麴慶墓石門檻上的「石榴紋」及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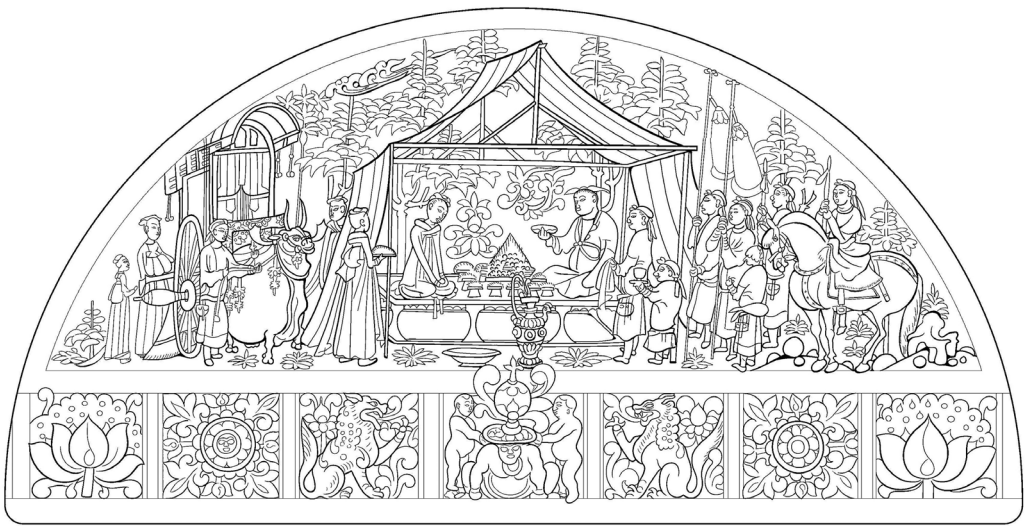


圖54 麴慶墓石門楣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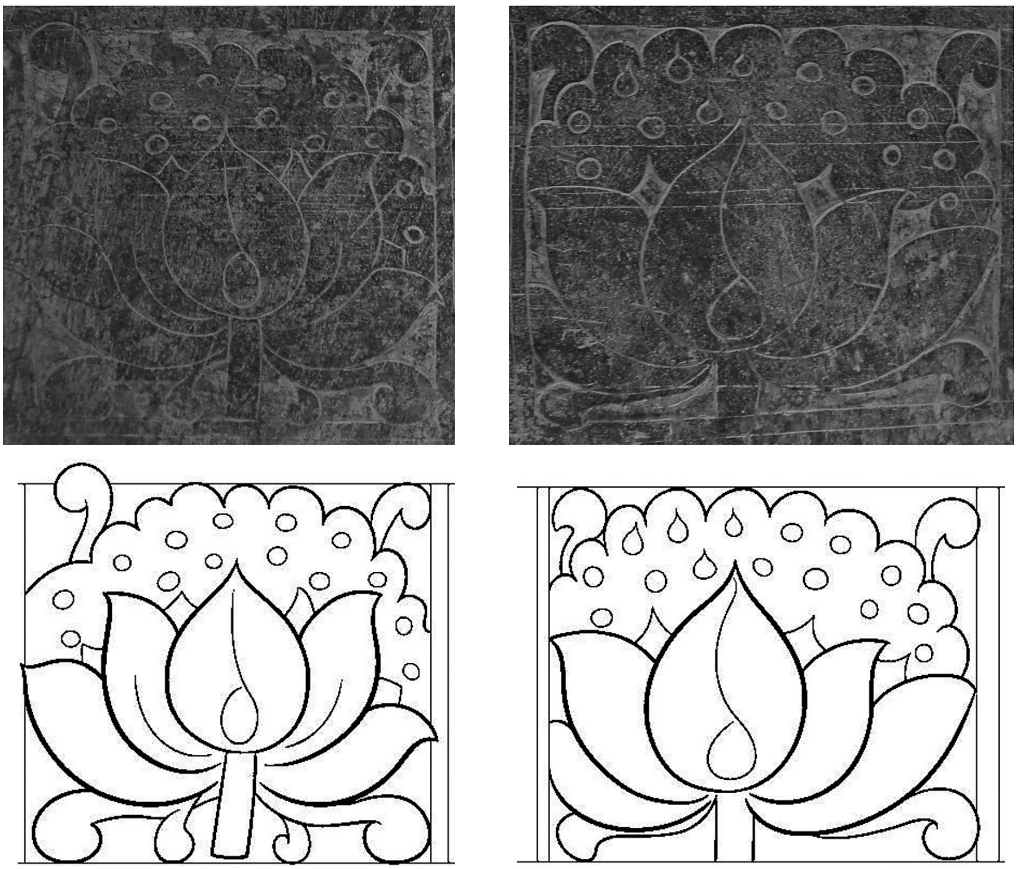


圖55　麴慶墓石門楣上的顆粒紋及線繪圖



圖56a　麴慶墓石床後檔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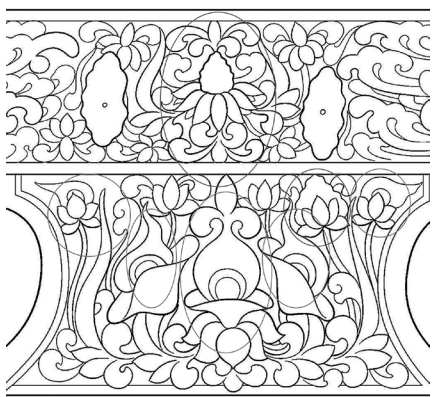


圖56b　同上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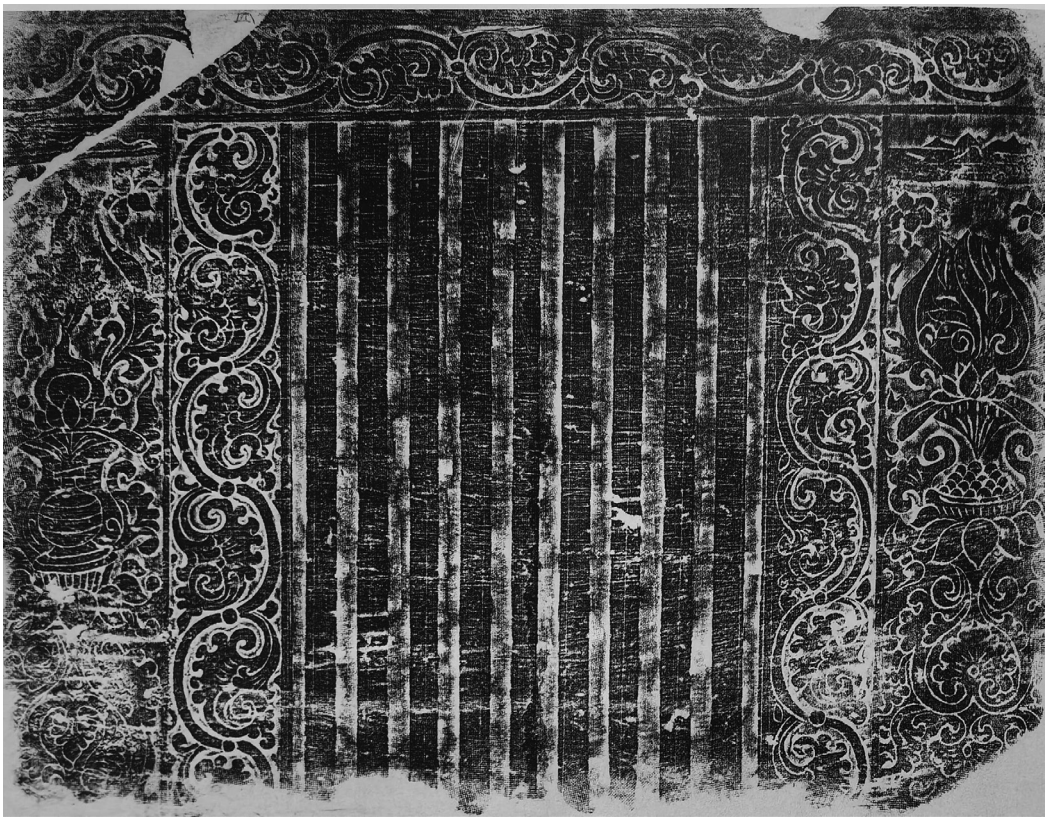


圖57 李靜訓墓石堂右側直櫺窗拓片 隋大業四年（608） 陝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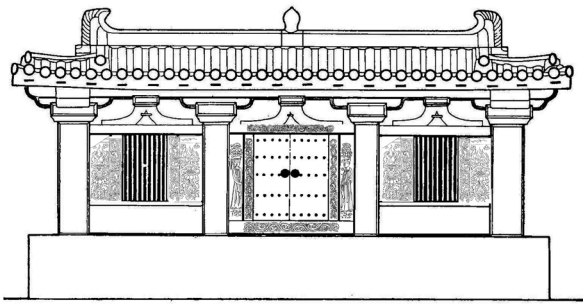


圖58a 李靜訓墓石堂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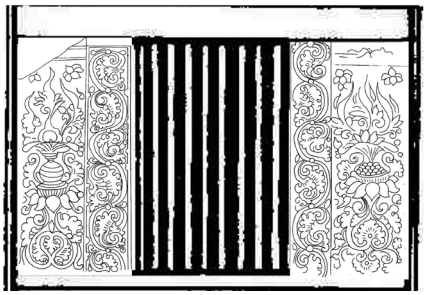


圖58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9a　菩薩立像　隋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59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0 菩薩立像手持的淨瓶 隋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圖61 菩薩立像 隋 日本山中商會紐約分店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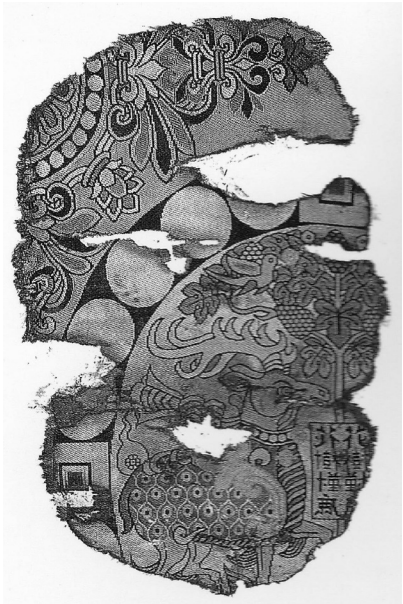


圖62 花樹對鹿紋錦殘片 隋至初唐 新疆阿斯塔納墓地木頭溝出土 大谷光瑞探險隊第二次所獲 橘瑞超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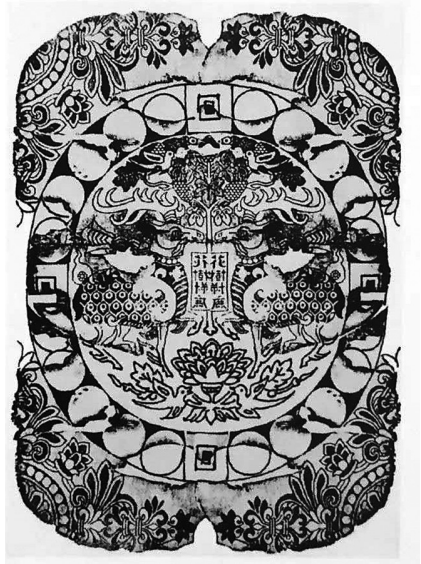


圖63 花樹對鹿錦復原圖 龍村平藏復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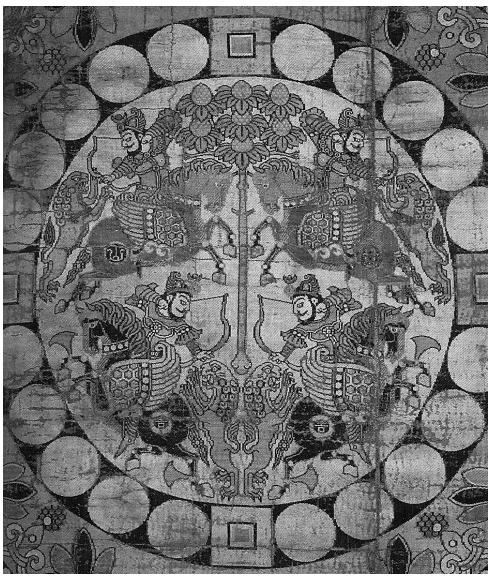


圖64　獅子狩獵紋錦　唐　日本奈良法隆寺藏



圖65　聯珠對鹿紋錦　唐　中國絲綢博物館藏



圖66a　環形壺　隋　陝西省西安市隋墓出土



圖66b　同上　局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7 南響堂山石窟第7窟主室窟頂圖案 北齊 河北省邯鄲市峰峰礦區



圖68a 菩薩像 隋 山東省諸城市南郊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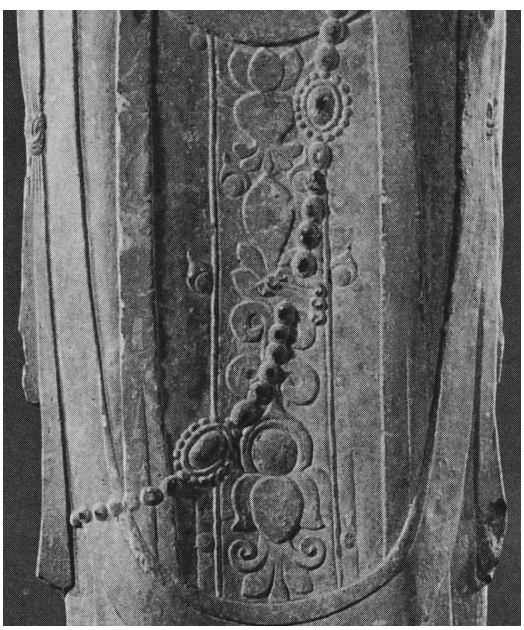


圖68b 同上 局部



圖69 石榴紋飾裝飾面板 五世紀晚期~六世紀初 伊拉克（Iraq）基什（Kish）一號建築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the Granule Motif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 Periods: Traced Through Related Patterns on Porcelain

Qiu, Ning-bin

Doctoral Program in World Heritage Studies
University of Tsukuba, Japan

This study focuses on a group of appliqué-decorated ceramics featuring the granule motif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period in China. Drawing on evidence from Buddhist and funerary contexts, it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meanings of the granule patter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f and vessel, and explores the function of these ceramics. The discussion proceeds in five parts: 1. Introduction of three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ceramics with granule decoration, including analysis of their dates and provenances; 2. Examination of the granule motif in Buddhist art and its stylistic origins; 3. Exploration of its symbolic meanings and functions within Buddhist visual culture; 4. Consideration of the motif in funerary art and its transformations in meaning; 5.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ranule pattern and ceramic vessels, and the function of granule-decorated ceramic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granule motif originated from the fruit of the sacred tree in India. Transmitted along the Silk Road, it was subsequently transformed within Buddhist and funerary art before ultimately becoming a distinctive decorative element on ceramics. Its meaning and func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concepts of ascension and protection, serving as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of the multicultural exchanges that flourished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 period.

Keywords: granule pattern, Fruit of the sacred tree, protection and guardianship, ascension concepts, precious-vase moti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